

宋人小說

手書

李華卿編

宋人小說

神州國光社刊行

宋 人 小 說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版 出 月 五 年 九 廿 國 民

編 者 李 華 卿

出 版 者 神 州 國 光 社

發 行 者

上 海 福 州 路
言 行 社
三 八 四 街 四 號

實 價 一 元 八 角

序

苟從中國整個的歷史文獻來加以考察，則戰國與宋代，不能不算是引起我們最值得注意的時代了。前者的變動與其社會的意義，於茲可不必加以敘述；而後者——即宋代，今因編書序言之便，不得不在此以最扼要的方式，來指出其一般的關係。

對於宋代，我和一個朋友某君的意見，是所見略同的。因此，我們共同的名它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當然這『文藝復興』的到來，並不是偶然的。反之，則是那時代社會生產諸力與生產關係之交綜的成果。譬彷彿就那個時代技術之發展看來，是為大家所孰悉的如羅盤針如印刷術等等之發明與廣大的運用，這種結

果，正說明了當時人智之結果及分工之發達。因而，其社會生產關係也和前代是有着差異的，儘管當時地域狹小，版圖前不能與漢較，後不能與元代爭衡（今因序言篇幅之限制，不能多所敘述）。然而，像代表師傅與徒弟之間的傾軋，商人與封建地主之間的鬥爭的關係，只要稍稍涉獵宋代文獻的，誰能將它加以否認！？再，那種經濟鬥爭藉政治形態而表現出的王安石之「新法」，和元祐黨爭，在今日誰能說它只是個人間的爭衡呢？嗚呼！像這樣輝煌的時代，竟不能為人們注意，竟不曾引起研究社會史者闡發，其餘還有什麼可說呢？要是宋代的專制主義不在內部受着階級鬥爭的平衡之厄，外部受着蠻族荒暴的武力襲來，就那時代的技術之發展看來，也許會一躍而為工業資本主義之時代，不，那簡直是有可能性的。

其次，我們可以來看由生產關係所反映的文化諸形態，到底是怎樣呢？正如我們在前所說的一般，有宋一代，在文化上所表現的一切，是整個的中國的歷代上，沒有一個時代真正能和它爭衡的。像儒佛道三教的逐追，再理學的勃興，治

學方法的科學化之傾向，最後，在文藝上的成就，更是我們今日的至寶，像，詩的隆盛，詞的興起，『俗文』『大典』『諸宮調』『傳奇』乃生日記體之發達以及散文的優秀，請翻開整個的文化史來看吧，究竟那一個時代才能夠比得上它？

然而這此都不足以代表宋代之文藝上的真精神，真能代表宋代文藝之精華的只有「平話」，按平話與傳奇，在宋代是兩大系列，（其實傳奇至宋代已露頹勢）今爲篇幅關係，故只能單就平話方面論列之。據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及吳自牧的都城記盛等所載，當時，說話人分有四家，今引陳子展先生的家數表於下：

兩宋「說話人」家數表

北宋	東京夢華錄	小說	說五代史	說經	說渾話	合生
南宋	都城記勝	小字兒說 銀字兒說 說公案 說鈇騎兒	說史	說參請話		合生

南宋	南宋	武林舊事	夢梁錄	小兒(一名銀字)	小兒(一名銀字)	講史書	談參請經	說譯經	說譯經	合生
南宋	講史書	演史	演史	說譯經	說譯經	說譯經	說譯經	說譯經	說譯經	合生

以上所述，以『小說』與『講史』兩家最為重要。然據作品之本身觀來，時聞衍演之短篇相較，則講史總不能與小說比肩，例如都城紀勝中所說：『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最長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項刻間提破』，即可見其一斑。本來，像平話小說，原為『說話人』之底本，而『說話人』之所以能成專業，實由社會之物質生活的進展所形成，何況市民意識之抬頭，對於那種藉人力以外的神仙故事，紅粉佳人與英雄才子的結合的傳奇，早已開始倦厭，因為這些並不是他們所關切的了，能感動他們，能和他們同歌同泣的東西，則是與他們自身的日常生活有關係的瑣事，縱然剛從封建之觀念形態被解放的意識是懦弱的，可是這種傾向之發展是祇有日益隨其社會生產關係之發展

而發展，想來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吧？最顯明的例子？就可從宋人『話本』裏看出。因為『說話人』之能成爲專業，以及能有廣大的聽說話的人們之存在，則都不外是宋代經濟生活繁榮之結果，更何況在說話之前有所謂『入話』『笑耍回頭』及『得勝回頭』之類的東西，實多半由於對說的聽衆之階級與身分而構成。因此我在選構宋人小說之際，則着重於話本而次及於傳奇，因為傳奇並不能真正的代表宋人小說之正體。

今日，就宋人現存之話本而來立論，對於作者之姓名皆不可考，然而，就是這些東西，若不是國內諸家及日本研究漢學者之努力，那真不知在何年何月方能被我們注意。像這樣的寶庫與珠玉，在今日還不能被廣大的人們所注意，那真不能不算是我們千歲的恨事。

最後來談到選輯上的瑣事：前列七篇則出諸京本通俗小說第十至第十六卷，後一個則據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影印日本內閣文庫本而親加校錄者，下卷係賴兩

友人之方代庖之物，特此聲明。然校錄事殊不易，對於平話有染字者，就能力所能判斷者，則改正之，至於空白，則依原文舊態，不敢忘填。縱然是這樣簡陋的產物，今值付梓之際，可是對於諸師友以及幫助它出版的程前先生。都不能不由衷的表示謝忱！

編 者

宋人小說

目次

序言

上卷

碾玉觀音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

菩薩蠻 (同上第十一卷)

西山一鬼窟 (同上第十二卷)

志誠張主管(同) 上第十三卷)

拗相公(同) 上第十四卷)

錯斬崔寧(同) 上第十五卷)

馮玉梅團圓(同) 上第十六卷)

合同文字記(清平山堂話本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影印本第一卷)

下卷

煬帝海山記

迷樓記

開河記

張謐

韓湘子

佚名

佚名

佚名

除統

佚名

韓魏公
王樹
流紅記
趙飛燕別傳
譚意歌傳
王幼玉記
梅妃傳
李師師外傳
綠珠傳
楊太真外傳
潘辰
白萬州遇劍客

佚 名
佚 名
柳師尹
秦 醇
秦 醇
張 實
佚 名
佚 名
樂 史
樂 史
吳 淑
張齊賢

雜識

桑懌傳

盜智

崔素娥

余媚娘

俠婦人

狹氏

附錄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一，十二篇。

曾鞏

歐陽修

費袞

王銍

溫豫

洪邁

廉布

碾玉觀音

(上)

山色晴嵐景物佳，

煖烘回雁起平沙；

東郊漸覺花供眼，

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

*

未藏鴉，

尋芳趁步到山家；

隴頭幾樹紅梅落，

紅杏枝頭未着花。

遺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

不知城外又春濃；

杏花初落疎疎雨，

楊柳輕搖淡淡風。

浮畫舫，

隔青鷗，

小橋門外綠陰籠；

行人不入神仙地，

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響！

先自春光似酒濃，

時聽燕語透簾櫳，

小橋楊柳飄香絮，

山寺緋桃散落紅。

鶯漸老，

蝶西東，

春歸難覓恨無窮；

侵階草色迷朝雨，

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

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兩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

卻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飄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胡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胡蝶飛來忙劫劫；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胡蝶事，是黃鸝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豔正濃，

春宵何事老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鸝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物邊啼血尙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

花開花落，

不管流年度；

燕子啣將春色去，

紗窗幾陣黃梅雨。

斜插犀梳雲半吐，

檀板輕敲，

唱徹黃金縷；

歌罷綵雲無覓處，

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之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儻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

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

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

來。只聽得橋下裱鋪裏一個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總虞候道，「我從前要尋這個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

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虞隨車馬何年盡，

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禮家裝裱古今書畫」。鋪裏一個老兒，引着一個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

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

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

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啓請婆婆，過對門裱補鋪裏請陳大夫來說話。」

婆婆便去請到來。兩個相揖了就坐。虞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

虞候道，「無甚事，閒問則個。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

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

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

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

娘子有甚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爲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

嬌女綺羅裳；

不做東君造化，

金針刺繡翠芳標。

斜枝嫩葉包開蕊，

唯只欠馨香；

曾向園林深處，

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

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裏肚；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

廉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

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國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去府

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個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個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

數中一個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甯，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甯下手。

不過兩個月，碾成了這個玉觀音。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甯就本府增添請給，遭遇郡王。

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個酒肆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火；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穆盆敵不住。六丁神

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嬌容；赤

壁磯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捧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驃

子。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烟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掣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甯打個胸膈撞。崔甯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聲唱個喏。

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甯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攛掇道：『好對夫婦！』崔甯拜謝了，不則一番。崔甯是個單身，却也癡心；秀秀見恁地個後生，却也指望。

當日有遺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見崔甯，

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

當下崔甯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腳痛了，走不得。」崔甯指着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甯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腳，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崔甯買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杯竹葉穿心過，

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個「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甯叉着手，只應得喏。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

崔甯又則應得。『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甯道，「豈敢。」秀秀道，「你如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甯道，「告小娘子；要和崔甯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當夜做了夫妻。

四更以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衡州。崔甯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個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

住了幾日，崔甯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那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個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

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磯玉生活』。崔甯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久夫妻。』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見崔甯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

崔甯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會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個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甯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

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個着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幹打扮，入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甯分付了家中，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甯到宅裏相見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問路歸家。

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

青白行纏扎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甯看
了一看，崔甯卻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却見崔甯，——從後大踏步尾着崔甯來。
正是：

雖家稚子鳴榔板，

驚起鴛鴦兩處飛。

(下)

竹引牽牛花滿街，

疏籬茅舍月光篩；

琉璃盞內茅柴酒，

白玉盤中簇豈梅。

休懊惱。

且開懷，

平生贏得笑顏開；

三千里地無知己，

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入戰之後，開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歡呼囁皂。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卻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天，流傳直到都下。

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

今日崔甯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

由潭州路過，見崔甯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甯到家，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攆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號殺崔甯夫妻兩個，被他看破。

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那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們兩個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

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看郡王道，「郭立前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卻見兩個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吃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尉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

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

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甯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柴燕，

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個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陞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刺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陞廳，衆人聲郡，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燥，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響。當時讒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叢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凱得人？」郡王聽說，道，「耐耐這兩個畜生逃走！今

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把崔

甯解去臨安府斷治。」

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甯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甯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共逃走。崔甯不得已。與他同走。只此是實。」

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個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甯，且與從輕斷治。崔甯不合在逃，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

當下差北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鵝項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抬着，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甯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個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詔，你如今

去建康府，我却如何？崔甯道，「却是怎地好？」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甯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

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况且崔甯一路買酒買食奉承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

再說崔甯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間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個碾玉作舖。潭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吃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甯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

母。寫了他地埋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鄰舍。指道，「這一家便是。」

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鄰舍，「他老夫妻那裏去了？」鄰舍道，「莫說！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個奢遮去處。這個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個碾玉的特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吃官司。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

且說崔甯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甯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瓌公瓌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

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不見，却空走了這遭。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個老人道，「却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

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個觀音身上，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却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個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甯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整。」

敕下君王府，宣取碾玉匠崔甯。郡王回奏，「崔甯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甯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甯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甯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個鈴兒接住了，御

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甯，令只在行在居住。崔甯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個碾玉鋪，須不怕你們撞見！」

可煞事有闖巧，方纔開得第三兩日，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抬起頭來，看櫃身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吃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問則個。」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赶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甯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個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嘆他相問得无言可答，只得

道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河下過，見崔甯開個碾玉鋪，却見橫身裏一個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却不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真個在時，你勒軍令狀來。』

那漢也是含苦，真個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個當值的轎番抬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個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在，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個轎番來取秀秀，正是：

麥穗兩歧，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個一逕來到崔甯家

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教命取你則個。」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

兩個轎番便抬着還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開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個轎番；道，「我不知。只見他上轎，抬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個有鬼！」郡王道，「却不耐耐！」教人；「捉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

這漢慌了，道：「見有兩個轎番見說，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抬到這裏，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個有鬼。只消得叫將崔甯來問。便使人叫崔甯來到府中。崔甯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甯事，且放他去。」崔甯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

崔甯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個面面相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人打撈，便不見了尸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了。這兩個也是鬼。

崔甯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甯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爲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仇，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甯，叫得一聲，四肢倒地。

鄰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部脈盡總皆沉、

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甯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

後人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開磕牙。

驢秀娘捨不得生眷屬，

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

菩薩蠻

利名門路兩無憑，百歲風前短焰燈。

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温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聰明，無書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于臨安府衆安橋命鋪算看本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却無官星，只好出家。」

陳秀才自小聽得他母親說，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懷；今日功名蹭蹬之際，又聞星家此言；忿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還了房宿錢，雇人挑

了行李，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

這個長老博通經典，座下有十個侍者，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讀書聰明。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

紹興十一年間，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時遇五月初四日，府中裏粽子，當下郡王鈞旨分付都管，「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可打點供食齋備。」都管領鈞旨，自去關支銀兩，買辦什物，打點完備。

至次日早飯後，郡王點看什物，上轎，帶了都管，幹辦，虞候，押番，一千人等，出了錢塘門，過了石涵橋大佛頭，逕到西山靈隱寺。先有報帖報知。

長老引衆僧鳴鐘撞鼓，接郡王上殿燒香。請至方丈坐下。長老引衆僧參拜獻茶，分立兩旁。郡王說，「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施。」院子，抬供食獻佛，大盤托出粽子，各房都要散到。」

郡王開步廊下，見壁上有詩四句：

齊國會生一孟嘗，晉朝鎮惡又高強。

五行偏我遭時蹇，欲向星家問短長！

郡王見詩，道：「此詩有怨望之意；不知何人所作。」回至方丈，長老設宴管待。郡王問，「長老，你寺中何人能作好詩？」長老覆，「恩王，敝寺僧多；座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皆能作詩。」郡王說，「與我喚來。」長老覆，「恩王，止有兩個在敝寺；這八個教去各莊上去了。」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郡王叫甲侍者，「你可作詩一首。」甲侍者稟乞題目。郡王教就將粽子爲題。甲侍者作詩曰：

四角尖尖草縛腰，浪蕩鍋中走一遭。

若還撞見唐三藏，將來剝得赤條條。

郡王聽罷，大笑道，「好詩！却少文采。」再喚乙侍者作詩。乙侍者

問訊了，乞題目。也交將粽子爲題。作詩曰：

香粽年年祭屈原，齋僧今日結良緣。

滿堂供盡知多少？生死工夫那個先？

郡王聽態大喜道，「好詩！」問乙侍者，「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乙侍者覆，「恩王，是侍者做的。」郡王道，「既是你做的，你且解與我知道。」

乙侍者道，「齊國有個孟嘗君養三千客，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却受此窮苦。以此做下四句自歎。」郡王問，「你是何處人氏？」侍者答道，「小侍者溫州府樂清縣人氏；姓陳，名義，字可常。」

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人才出衆，意欲抬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剃度爲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就作郡王府內門僧。郡王至晚回府，不在話下。

光陰似箭，不覺又早一年，至五月五日，郡王又去靈巖寺齋僧。長老引可常并衆僧接入方丈，少不得安辦齋供款待。郡王坐間叫可常到面前，道：『你做一篇詞，要見你本身故事。』可常問訊了，口念一詞，名菩薩蠻：

平生只被今朝誤，

今朝却把平生補。

重午一年期，

齋僧只待時。

*

主人恩義重，

兩載蒙恩瀧。

清淨得爲僧，

幽閒度此生。

郡王大喜，盡醉回府，將可常帶回見兩個夫人，說，「這個和尙是溫州人氏，姓陳，名義，三舉不第，因此棄俗出家，在靈隱寺做侍者。我見他作得好詩，就剃度他爲門僧，法號可常，如今一年了。今日帶回府來，參拜夫人。」夫人見說，十分歡喜，又見可常聰明樸實，一府中人都歡喜。郡王與夫人解粽，就將一個與可常，教做粽子詞，還要菩薩蠻。可常問訊了，乞紙筆寫出一詞來：

包中香黍分邊角，

綵絲剪就交絨索。

樽俎泛菖蒲，

年年五月初。

主人恩義重，

對景承歡寵。

何日玩山家，

葵蕊三四花！

郡王見了大喜，傳旨喚出新荷姐，就教他唱可常這詞。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面白脣紅，舉止輕盈，手拏象板，立於筵前，唱起遶梁之聲。衆皆喝采。

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還要菩薩蠻。可常執筆便寫。詞曰：

天生體態腰肢細，

新詞唱徹歌聲利。

出口便清奇，

揚塵簸簸飛。

*

主人恩義重，

宴出紅粧籠。

便要賞新荷，

時光也不多。

郡王越加歡喜。至晚席散，着可常回寺。

至明年五月五日，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不想大雨如傾。郡王不去，

分付院公，「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

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說與長老，郡王教同可常回府。」長老說，「

近日可常得一心病，不出僧房。我與你同去問他。」

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中。可常睡在床上，分付院公：「拜覆恩王，小僧

心病發了，去不得。有一柬帖，與我呈上恩王。」

院公聽說，帶來這封柬帖回府。郡王問，「可常如何不來？」院公告，「

恩王，可常連日心疼病發，來不得。教男女奉上一簡，他親自封好。」郡王

拆開看，又是菩薩讚詞一首：

去年共飲菖蒲酒，

今年却向僧房守。

好事更多磨，

教人沒奈何？

*

主人恩義重，

知我心頭痛。

待要賞新荷，

爭知疾愈麼？

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唱此詞，有管家婆稟覆，「恩王，近日新荷眉低眼慢，乳大腹高，出來不得。」郡王大怒，將新荷送交府中五夫人勘問。新荷供說，「我與可常奸宿有孕。」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郡王大怒，「可知道還

禿驢詞內皆有「賞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麼心病，是害的相思病！今日他自覺心虧，不敢到我府中！」教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拏可常和尚。

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長老雖不得安排酒食，送些錢鈔與公人。常言道，「官法如爐，誰肯容情？」可常推病不得，只得掙圍起來，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府主升堂；

攀琴牙鼓響，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東岳攝魂台。

帶過可常，問道，「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顧，你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你快快招了！」可常說，「並無此事。」府尹不聽分辨：「左右！拏下好生打！」左右將可常拖倒，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可常招道，「小僧果與新荷有奸。一時念頭差了。供招是實。」將新荷勘問，一般供招。

臨安府將可常新荷供招呈上郡王。郡王本要打殺可常，因他滿腹文章，不

忍下手，監在獄中。

却說印長老自思，『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尙，日常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半日，未晚就回，又不在府中宿歇。此奸從何而來？內中必有蹊蹺。』連忙入城，去傳法寺央住持稿大惠長老同到府中與可常討饒。

郡王出堂，賜二長老坐，待茶。郡王開口便說，『可常無禮！我平日怎麼看待他，却做下不仁之事！』二位長老跪下，再三稟說，『可常之罪，僧輩不敢替他分辯。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可以饒恕一二。』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明日分付臨安府量輕發落。』印長老開言，覆恩王，此事日久自明。』

郡王聞言，心中不喜，退入后堂，再不出來。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也走出府來。稿長老說，『郡王曠怪你說日久自明。他不肯認錯，便不出來。』印長老便說，『可常是個有德行的，日常無事，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

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去了半日便回，又不曾宿歇。此奸從何而來？故此小僧說「日久自明」。必有冤枉！」稿長老道，「貧不與富敵，賤不與貴爭」。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這也是宿世冤業！且得他量輕發落，却又理會。」說罷，各回寺去了，不在話下。

次日，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府，即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有大尹稟郡王，「待新荷產子可斷。」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轉發寧家當差，將新荷杖八十，發錢塘縣轉發寧家，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府。

却說印長老接得可常，滿寺僧衆教長老休得安着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長老對衆僧說，「此事必有蹊蹺，久后自明。」長老令人山后搭一草舍，教可常將息棒齋，好了着他自回鄉去。

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寧家，追原錢一千貫。新荷父母對女兒說，「我又無錢；你若有私房積蓄，將來湊還府中。」新荷說，「這錢自有人替我出。」

張公罵道，「你這賤人與個窮和尚通奸，他的度牒也被追了，却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新荷說，「可惜屈了這個和尚！我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奸。他見我有孕了，恐事發，一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有奸，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我自來供養你家，并使用錢物。」說過的話。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并還官錢。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先前說過的話，如何賴得？他若欺心不招架時，左右做我不着，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等我郡王面前實訴，也出脫了可常和尚。」

父母聽得女兒說，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把上項事一一說了。錢都管到焦躁起來，罵道，「老賤才！老無知！好不識廉恥！自家女兒偷了和尚

，官司也問結了，却說這般鬼話來圖賴人！你欠了女兒身價錢，沒處措辦時，好言好語，告個消乏，或者可憐你的，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語來，旁人聽見時，教我怎地做人！」罵了一頓，走開去了。

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與女兒說知。新荷見說，兩淚交流，乃言，「爹娘放心，明日却與他理會！」

至次日，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連聲叫屈。郡王即時叫人擧來，却是新荷父母。郡王罵道，「你女兒做下迷天大罪，到來我府前叫屈！」張老跪覆，「恩王，小的女兒沒福，做出事來，其中屈了一人。望恩王做主，」郡王問，「屈了何人？」張老道，「小人不知，只聞小賤人便有明白。」郡王問，「賤人在那裏？」張老道，「在門首伺候。」

郡王喚他入來，問他詳細。新荷入到府堂跪下。郡王問，「賤人！做下不仁之事，你今說屈了甚人？」新荷告，「恩王，賤妾犯奸，妾屈了可常和尚

。」郡王問，「緣何屈了他？你可實說，我到饒你。」新荷告道，「賤妾犯奸，却不干可常之事。」郡王道，「你先前怎地不說？」新荷告道，「妾實被幹辦錢原奸騙；有孕之時，錢原怕事露，分付妾：『如若事露，千萬不可說我，只說與可常和尙有奸。』因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郡王罵道，「你這賤人，怎地依他說，害了這個和尙！」新荷告道，「原說：『你若無事逃回，我自養你一家老小；如要原錢還府，也是我出。』今日賤妾甯家，恩王責取原錢，一時無措，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以此父親去與他說，到把父親打罵，被害無辜。妾今告訴明白，情愿死在恩王面前！」郡王道，「先前他許供養你一家，有甚表記爲證？」新荷告恩王，「錢原許妾供養，妾亦怕他翻悔，已舉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爲信。」郡王見說，十分大怒，跌脚大罵，「潑賤人！屈了可常和尙！」就着人分付臨安府拿錢原到廳審問拷打，供認明白。一百日限滿，脊杖八十，送沙門島牢城營料高。新荷甯家，饒了一千貫原錢。隨即差

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尙來。

却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日到。

可常取紙墨筆來，寫了

首辭世頌：

~~~~~

生時重午，

爲僧重午，

得罪重午，

死時重午！

爲前生欠他債負，

若不當時承認，

又恐他人受苦，

今日事已分明，

不若抽身回去。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白舌盡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

可常作了辭世頌，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長老將自己龜子裝了可常，抬出山頂。

長老正欲下火，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長老道，「院公，你去稟覆恩王，可常坐化了。正欲下火，郡王來取，今且暫停，待恩王令旨。」院公說，「今日事已明白，不干可常之事；皆因屈了，教我來取，却又圓寂了！我去稟恩王，必然親自來看下火。」

院公急急回府，將上項事并辭世頌呈上。郡王看了大驚。次日，郡王同

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衆僧接到后山。郡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鬘，郡王坐下。印長老帶領衆僧看經畢。印長老手執火把，口中念道：

『留得屈原香粽在，龍舟競渡盡爭先；

從今黍斷緣絲索，不用來生復結緣。

『恭惟圓寂可常和尚：

重午本良辰，誰把蘭湯浴？

角黍漫包金，菖蒲空切玉。

須知妙法華，大乘俱念足；

手不折新荷，枉受攀花辱。

目下事分明，唱徹陽關曲。

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

寂滅本來空，管甚時辰毒。

山僧今日來，贈與光明燭。

憑此火光三昧，要見本來面目，

唵！

唱徹當時菩薩蠻，撒手便歸兜率國。

衆人只見火光中現生可常問訊：『謝郡王，夫人，長老，并衆僧！只因我，』  
『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往人間。』

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正是：

從來天道豈癡聾？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勸人歸善道，算來修德積陰功。

## 西山一窟鬼

杏花過雨，

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

流水飄香，

人漸遠。

難托春心脈脈。

恨別王孫

簾陰目斷，

誰把青梅摘？

金鞍何處？

綠楊依舊兩陌。

•

消散雲雨須臾，

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

燕語千般，

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

厚約深盟，

除非重見；

見了方端的。

而今無奈，

寸腸千恨堆積。

這隻詞名喚做念奴嬌，是一個赴省士人——姓沈，名文述——所作。原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如何見得？從頭與各位說開。第一句道，「杏花過雨。」

陳子高曾有寒食詞，寄謁金門：

柳絲碧，

柳下人家寒食，

鶯語匆匆花寂寂，

玉階春草溼。

閒凭薰籠無力，

心事有誰知得？

檀炷繞窗背壁，

杏花殘雨滴。



第二句道，「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

李易安曾有暮春詞，寄品令：

落零殘紅似胭脂顏色。

一年春事，

柳飛輕絮，

筍添新竹，

寂寞，

幽對小園嫩綠。

\*

登臨未足，

悵遊子歸期促，

他年清夢千里，

猶到城陰溪曲。

應有凌波，

時爲故人凝目。

第三句道，「流水飄香。」

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寄浣溪沙：

無力薔薇帶雨低，

多情胡蝶趁花飛，

流水飄香乳燕啼。

\*

南浦魂銷春不管，

東陽衣減鏡先知，

小樓今夜月依依。

第四句道，「人漸遠，難托春心脈脈。」

寶月禪師曾有春詞，寄柳梢青：

脈脈春心，

情人漸遠，

難托離愁。

雨後寒輕，

風前香軟，

春在梨花。

\*

行人倚棹天涯，

酒醒處殘陽亂鴉。

門外秋千，

牆頭紅粉，

深院誰家？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別王孫，舊陰目斷。』

歐陽永叔曾有清明詞，寄一斛

珠：

傷春懷抱，

清明過後鶯花好。

勸君莫向愁人道，

又被香輪碾破青青草。

\*

夜來風月連清曉，

牆陰日斷無人到。

恨別王孫愁多少？

猶賴春寒未放花枝老。

第七句道，『誰把青梅摘？』晁無咎曾有春詞，寄清商怨：

風搖動，

兩襟鬆，

翠條柔弱花頭重，

春衫窄，

嬌無力，

記得當初，

共伊（曾）把青梅來摘。

\*

都如夢，

何時共？

可憐欲損釵頭鳳！

關山隔，

暮雲碧，

燕子來也，

全然又無些子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柳耆卿曾有春詞，寄清平

樂：

陰晴未定，

薄日烘雲影，

金鞍何處尋芳徑？

綠楊依舊南陌靜。

\*

厭厭幾許春情，

可憐老去難成，

看取鬢殘霜鬢

不隨芳草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雲雨須臾。」晏叔原曾有春詞，寄虞美人：

飛花自有牽情處，

不向枝邊住，

曉風飄薄已堪愁，

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

消散須臾雲雨怨；

閒倚欄干見。

遠彈雙淚濕香紅，

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第十一句道，「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

魏夫人曾有春詞，寄捲珠簾：

記得來時春未暮，

執手攀花，

袖染花梢露。

暗卜春心共花語。

爭尋雙朵爭先去。

多情因甚相辜負？

有輕拆輕離，

向誰分訴？

淚溼海棠花枝處，

東君空把奴吩咐。

第十二句道，「燕語千般。」

康伯可曾有春詞，寄減字木蘭花：



楊花飄盡，

雲壓綠陰風乍定。

簾幕閒垂，

弄語千般燕子飛。

\*

小樓深靜，

睡起殘粧猶未整。

夢不成歸，

淚滴斑斑金縷衣。

第十三句道，「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

秦少游曾有春詞，寄夜遊宮：

何事東君又去？

空滿院落花飛絮。

巧燕呢喃向人語，

何曾解說伊家些子？

\*

況是傷心緒

念個人兒成睽阻。

一覺相思夢回處，

連宵雨；

更那堪，

聞杜宇。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厚約深盟，除非重見。」

黃魯直曾有春詞，寄搗練

子：

梅潤粉，

柳搖金，

微雨輕風斂陌塵。

厚約深盟何處訴？

除非重見那人人。

第十六句道，「見了方端的。」

關美成曾有春詞，寄滿金：

梅花漏洩春消息，

柳絲長，

草芽碧。

不覺星霜鬢〔邊〕白，

念時光堪惜！

•

蘭堂把酒思佳客，

黛眉聚，

愁春色。

音書千里相疏隔，

見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

歐陽永叔曾有詞寄蝶戀

花：

簾幕東風寒料峭，

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

而今無奈寸腸思，

堆積千愁空懊惱。

\*

旋煖金爐熏蘭澡，

閱把金刀剪彩呈纖巧，

繡被五香睡好，

羅幃不覺紗窗曉。

話說沈文述是一個士人；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跳躑作怪的小說。

我且問你：這個秀才姓甚名誰？

却說紹興十年間，有個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姓吳，名洪，離了鄉里，來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望：

一舉首登龍虎榜，

十年身到鳳凰池。

爭知道時運未至，一舉不中。

吳秀才悶悶不已，又沒甚麼盤纏，也自羞歸故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下開一個小小學堂度日，等得後三年春榜動，選場開，再去求取功名。逐月却與幾個小男女打交。然指開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兒們來與他教訓，頗自有些趨足。

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履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元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

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那裏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塘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犬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年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我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個小娘子相伴。」教

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却沒這般頭腦。」婆子道，「這個，「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臥；帶一個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牀樂器都會；又寫得，算得；又是嘩嘩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教授却是不要也不？」

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若還真個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裏？」婆子道，「好教教授得知，這個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個月，不知放了多少帖子，也曾有省部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也曾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也曾有門面鋪席人來說他；只是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小娘子道，「我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更兼又沒有爹娘。只有一個從嫁，名喚錦兒。因他一牀樂器都會，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見今在白雁池一個舊隣舍裏住。

兩個兀自說猶未了，只見風吹起門簾布簾兒來，一個人從窗首過去。王婆

道，『教授，你見過去的那人麼？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

王婆出門趕上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李樂娘在他家住的，姓陳，喚做陳乾娘。王婆斷趕着入來，與吳教授相揖罷。

王婆道，『乾娘宅裏小娘子說親，成也未？』乾娘道，『說不得！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只是喫他執拗的苦，口口聲聲只要嫁個讀書官人。——却又沒這般巧。』王婆道，『我却有個好親在這裏，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不？』乾娘道，『却教孩兒嫁兀誰？』王婆指着吳教授道，『我教小娘子嫁這個官人。却是好也不好？』乾娘道，『休取笑。若嫁得這個官人，可知好哩！』

吳教授當日一日教不得學，把那小男女早放了，都唱了諾先歸去。教授却把一把鎖鎖了門，同着兩個婆子上街，——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

三盃之後，王婆起身道，『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却問乾娘覓一個帖子。』乾娘道，『老媳婦有，在這裏。』側手從抹胸裏取出一個帖子來。王婆



道。『乾娘，『真人面前饒不得假話，旱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知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等；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個。』

乾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教授還了酒錢歸家。

把閒話提過；到那日，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放了學生，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兩個同入酒店裏來。到得樓上，陳乾娘接着。教授便問道，『小娘子在那裏？』乾娘道，『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舐破窗眼兒張一張，喝聲彩。不知高低，道，兩個都不是人！』

如何不是人？元來見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恁地道他不是人。看那李樂娘時：

水翳雙眸，花生丹臉。雲鬢輕梳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綰一

顆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迥出倫輩。有如織女下瑤

臺；渾似嫦娥離月殿。

看那從嫁錦兒時：

眸清可愛，鬢發堪觀；新月龍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豔，肌膚

嫩玉生香。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螺髻插短短紫金釵子。如撚青梅

窺小俊；似騎紅杏出牆頭。

自從當日插了釵，離不得下財納禮，奠雁傳書。不則一日，吳教授取過那

婦女來，夫妻兩個好說得着：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

生雙綰帶。

却說一日是月半，學生子都來得早，要拜孔夫子。吳教授道，「姐姐，我先

起去。」來那灶前過，看那從嫁錦兒時，脊背後披着一帶頭髮，一雙眼插將上

去，脖項上血污着。教授看見，大叫一聲，匹然倒地。即時渾家來救得甦醒，錦兒也來扶起。渾家道，「丈夫，你見甚麼來？」

吳教授是個養家人，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恁地來？自己也認做眼花了，只得使個脫空，瞞過道，「姐姐，我起來時，少着了件衣裳，被冷風一吹，忽然頭暈倒了。」錦兒慌忙安排些個安魂定魄湯與他喫罷，自沒事了，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惑。

話休絮煩；時遇清明節假，學生子却都不來。教授吩咐了渾家，換了衣服，出去閒走一遭，取路過萬松嶺，出今時淨慈寺裏看了一回，卻待出來，只見一個人看着吳教授唱個喏，教授還禮不迭，却不是別人，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裏量酒，說道，「店中一個官人，教男女來請官人。」吳教授同量酒入酒店來時，不是別人，是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

兩個敍禮罷，王七三官人道，「適來見教授，又不敢相叫，特地叫量酒來相請。」教授道，「七三官人，如今那裏去？」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肚裏思想，「吳教授新娶一個老婆在家不多時，你看我消遣他則個！」道，「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墳頭走一遭；早間看墳的人來說，桃花發，杜醵又熟，我們去那裏喫三盃。」教授道，「也好。」

兩個出那酒店，取路來蘇公堤上。看那遊春的人，真是：

人煙輻輳，車馬駢闐。只見和風扇景，麗日增明。流鶯囀綠柳陰中；粉蝶戲奇花枝上。管絃動處，是誰家舞榭歌臺？語笑喧時，斜側傍春樓夏閣。香車競逐，玉勒爭馳。白面郎敲金鐙響；紅妝

人揭繡簾看。

南新路口討一隻船，直到毛家步上岸，迤邐過玉泉龍井，王七三官人家裏墳直在西山駝巖嶺下。好座高嶺！下那嶺去，行過一里，到了墳頭，看墳的

張安接見了。王七三官人即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備首一個小小花園內。兩個入去坐地，又是白做的杜醵，喫得大醉。看那天色時，早已：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人罷釣。漁父賣魚

歸竹院，牧童騎犢入花村。

天色却晚，吳教授要起身。王七三官人道，『再吃一盃，我和你同去。』

我們過駝嶺九里松路上妓第人家睡一夜。』

吳教授口裏不說，肚裏思量，『我新娶一個老婆在家裏，干類我一夜不歸去，我老婆須在家等，如何是好？』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走到那裏也關了。

』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牽挽着上駝嶺來。

你道事有湊巧，物有故然。就那嶺上，雲生東北，霧長西南，下一陣大雨。果然是銀河倒瀉，滄海盆傾，好陣大雨！且是沒躲處！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是一個小小竹門樓。王七三官人道，『且在這裏躲一躲。』不是來門樓

下躲雨，却是：

豬羊走入屠宰家，

一腳脚來尋死路。

兩個奔來躲雨時，看來却是一個野墓園。只那門前一個門樓兒，裏面都沒甚麼屋宇。石坡上，兩個坐着，等雨住了行。正大雨下，只見一個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宋小四你這處，有人請喚。今日須當你這斷出頭。』墓堆子裏漫應道，『阿公，小四來也。』

不多時，墓上土開，跳出一個人來，獄子斷趕着了自去。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背膝展展，兩股不搖而自顫。看那雨却住了，兩個又走。地下又滑，肚裏又怕，心頭一似小鹿兒跳，一雙脚一似鬪敗公雞，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再也不敢回頭。行到山頂上，側着耳朵聽時，空谷傳聲，聽得林子裏面斷

棒響。

不多時，則見獄子驅將墓堆子裏跳出那個人來。兩個見了又走。嶺側首却有一個敗落山神廟，入去廟裏，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兩個把身軀抵着廟門，真個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聽那外邊時，只聽得一個人聲喚過去道，『打殺我也！』一個人道，『打脊癩！你這斷許了我人情又不還，我怎的不打你？』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你聽得外面過去的？便是那獄子和墓堆裏跳出來的人。』兩個在裏面顫做一團。吳教授却埋怨王七三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這裏受驚受怕，我家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

兀自說言未了，只聽得外有人敲門道，『開門則個。』兩個問道，『你是誰？』仔細聽時，却是婦女聲音，道，『王七三官人好也！你却將我丈夫在這裏一夜，直教我尋到這裏！——錦兒，我和你推開門兒，叫你爹爹。』

吳教授聽得外面聲音，『不是別人，是我渾家和錦兒，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

人在這裏？莫教也是鬼？」兩個都不敢則聲。

只聽外面說道，「你不開廟門，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個聽得恁地說，日裏喫的酒都變作冷汗出來。只聽得外面又道，「告媽媽：不是錦兒多口，不如媽媽且歸；明日爹爹自歸來。」渾家道，「錦兒，你也說得是，我且歸去了，却理會。」却叫道，「王七三官人！我且歸去，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個。」兩個那裏敢應他。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

王七三官說，「吳教授，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這裏也不是人去處，我們走休！」拔開廟門看時，約莫是五更天氣，兀自未有人行。

兩個下得嶺來，尚有一里多路，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個人來，上手的是陳乾娘，下手的是王婆，道，「吳教授，我們等你多時。你和王七三官人卻從那裏來？」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這兩個婆子也是鬼了！我們走休。」真個便是猱奔鹿跳，猿闖鶻飛，下那嶺來。後面兩個婆子兀自慢慢地趕來。



一夜熱亂，不曾喫一些物事，肚裏又飢。一夜見這許多不祥，怎地得個生人來衝一衝？

正恁地說，則見嶺下一家人家，門前掛着一枝松柯兒，王七三官人道，「這裏多則是賣茅柴酒。我們就這裏買些酒喫了助威，一道躲那兩個婆子。」恰待奔入這店裏來，見個男女：

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身上裹一條豬肝赤肚帶，舊襖襖褲，腳下草鞋。

王七三官人道，「你這酒怎地賣？」只見那漢道，「未有湯哩！」吳教授道，「且把一碗冷的來。」只見那人也不則聲，也不則氣。王七三官人道，「這個開酒店的漢子又慳慳，也是鬼了！我們走休。」

兀白說未了，就店裏起一陣風：

非干虎嘯，不是龍吟。明不能謝柳開花，暗藏着山妖水怪。吹開地

獄門前土，惹引鄴都山下塵。

風過處，看時，也不見了酒保，也不見有酒店；兩個立在墓堆子上，嚇得兩個魂不附體，急急取路到九里松院前，討了一隻船，直到錢塘門上了岸。王

七三官人自取路歸家。

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看時，見一把鎖鎖着門；問那隣舍時，道，「王婆自死五個月有零了。」嚇得吳教授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一程離了錢塘門，取今時景靈宮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問到陳乾娘門首時，十字兒竹竿封着門，一梳官燈在門前，上面寫着八個字道，「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問那裏時，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離了白雁池，取路歸到州橋下，見自己屋裏一把鎖鎖着門。問隣舍家裏，「拙妻和粗婢那裏去了？」隣舍道，「教授昨日一出門，小娘子吩咐了我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直到如今不歸。」

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廝覷，做聲不得，只見一個癩道人，看看吳教授，道：「觀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吳教授即時請那道人入去，安排香燭符水。那個道人作起法來，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員神將出現：

青羅抹額，錦帶纏腰。皂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爲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壇畔，權爲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號。

神將聲喏道，「真君遣何方使命？」真人道，「在吳洪家裏興妖，僻駝獻嶺上爲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旨，就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二月桃花被綽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捉將幾個爲怪的來；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小娘子，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從嫁錦兒，因通判夫人妬色，喫打了一頓，因恁地自割殺，他是自割殺的鬼；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保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落在池裏死的鬼；在駝獻嶺上被獄子叫開墓堆跳出來的朱小四，在日看墳害勞病死的鬼！那個嶺下開酒店的是害傷寒死的鬼。

道人一一審問明白，去腰邊取出一個葫蘆來，——人見時便道是葫蘆，鬼見時便是酆都獄。——作起法來。那些鬼個個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吩咐吳教授把來埋在駝獻嶺下。癩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撇，變做一隻仙鶴。道人乘鶴而去。

吳教授直下拜道，『吳洪肉眼不識神仙，情願相隨出家，望真仙救度弟子則個！』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爲貧儒，教你備齊鬼趣，消遣色情。你今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辦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說罷，化

陣清風不見了。

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真人於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曰：

一心辦道絕凡塵，衆魅如何敢觸人？

邪正盡從心剖判，西山鬼窟早翻身。

## 志誠張主管

誰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

算得生前隨分過，爭如雲外指冥鴻？

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

惆悵淒涼兩回首，暮林蔚索起悲風。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年紀將及六旬，把鏡照面，見鬚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之物，少則有壯，壯則有老，古之常理，人人都免不得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后黑；惟有鬚鬚却是先黑后白。又有戴花劉使君，

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亭樓詞：

平生性格，

隨分好些春色，

沉醉戀花陌。

雖然年老心未老，

滿頭花壓巾帽側。

鬢如霜，

鬢似雪，

自嗟惻。

•

幾個相知勸我染，

幾個相知勸我摘。

染摘有何益？

當初怕成短命鬼，

如今已過中年客。

且留些，

粧晚景，

儘教白。

如今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踰六旬，鬚髮幡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却做出甚麼

事來？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裏，一個開線舖的員外張士廉，年過六旬，媽媽死後，孑然一身，並無兒女。家有十萬貲財，用兩個主管營連。

張員外忽一日拍胸長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萬家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喜，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醫世上風隻鸞孤，管宇宙單眼獨宿。

傳言玉女，用機關把臂拖來；侍案金童，下說：攔腰抱住。調唆織

女害相思，引得嫦娥離月殿。

員外道，「我因無子，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心中思量道，「大伯子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是得？教我怎地應他？」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容易。」臨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句話來，教員外：

青雲有路，番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鬼。

媒人道，「不知員外意下如何？」張員外道，「有三件事說與你兩人；第

一件，要一個人材出衆，好模好樣的；第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有十萬貫家財，須着個有十萬貫房產的親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員外自去。

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攢；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個年少郎君，却肯隨你這老頭子！偏你這幾根白鬍鬚是沙糖拌的！」李媒道，「我有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衆，門戶相當。」張媒道，「是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爲一句話破綻些，失了主人之心，情願白白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不愁小的忒小；還愁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

外怕不中意！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對雌兒說，把張家年紀瞞過了二十年，兩邊就差差不多了。」李媒道，「明日是個相合日，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話。

次日二媒約會了，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事，老媳尋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湊巧！第一件，人材十分足色；第二件，是王招宣府所出來有名聲的；第三件，十萬貫房奩。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却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笑道，「全仗作成則個。」

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少不得行財納禮。奠雁已畢，花燭成親。次早，參拜家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着乾紅帽金大袖圍花皮帳，銷金蓋頂，生得：

新月顰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光。說不盡萬

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艷冶。何須楚峽雲飛過？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小夫人揭起蓋頭，看見員外鬚眉皓白，暗暗的叫苦。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中不樂。

過了月餘，只見一人相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送疏在此。」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本命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撲簌簌兩行淚下，見這員外年已六十，埋怨兩個媒人，「將我誤了！」看那張員外時，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

腰便添痛，眼便添淚，耳便添聾，鼻便添涕。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勉強應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自出去。

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匪，却嫁一個白鬚老兒，好不生煩惱！」身邊立着從嫁，道，「夫人，今日何不門外看看消遣？小夫人聽說，便

同養娘到外邊來看。

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鋪，兩壁裝着廚櫃，當中一個紫絹沿邊簾子。養娘放下簾鉤，垂了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爲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看街。」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子前參見。小夫人在簾子底下，啓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教張勝惹傷煩惱：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秦華。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主管道，「李慶在此三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尋常照管你也不會？」李主管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却問張主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勝隨着先父便趨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夫人問道，「員外曾管顧你麼？」張勝道，「舉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小夫人道，「主管少

待。」

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遞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却叫張主管，道，「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這物件雖不值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了。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入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去待買賣。

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銀錢；李主管不知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天色已晚，但見：

野煙四合。宿鳥歸林。佳人乘獨歸房，路上行人投店。漁父負魚

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算了帳目，把文簿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幾文，人上欠幾文，都簽押了。

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個在店中當值。其日卻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門外是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閒坐半晌，安排歇宿。忽聽得有人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應道，「你快開門，却說與你。」

張主管開房門，那人踰牆入來，閃身已在燈光背后。張主管看時，是個婦人。張主管見了一驚，慌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那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間與你物事的教我來。」張主管道，「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婦女道，「你不理會得，李主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件婦女的衣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到忘了！」又向衣袖裏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繳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

明日早起來，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得李主管到了，將鋪面交割與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兒，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卻是甚麼意思？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日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况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舖裏去。

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婆婆應道，「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

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不來，自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舖中沒人和幫。」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

張員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不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



張勝自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吃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敢出笏；衣裳又不好變賣；不去營運，日往月來，手內使得沒了，却來問娘道，「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開了經紀，如今在家中，日逐盤費如何措置？」

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指着屋梁上道，「孩兒，你兒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梁上挂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栲栳兒。婆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爺的生意，賣些胭脂絨線。」

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問娘道，「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招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去看燈不妨，則是

你自己去看得不得，同一個相識做伴去纔好。」張勝道，「我與王二哥同去。」

娘道，「你兩個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吃酒；第二同去同回。」

分付了，兩個來端門下看燈，正撞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王二哥道，「這裏雖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吃挨吃捉？不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抓縛着一座鰲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裏抓縛着小鰲山，今夜也放燈。」

兩個便復身回來，卻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聲苦，「却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付道，

「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二哥！只我先到屋裏，我娘便不焦燥；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看不得那燈，獨自一個，行來行去，猛省道，「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每年到元宵夜，歇浪線鋪，添許多煙火。今日想他也未收燈。」

邁邁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張勝吃驚，只

見張員外家門便闌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張勝看了，嚇得日睜口呆，罔知所措。

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榜上寫着道，

『開封府左軍巡院勸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

方纔讀到『不合』二個字，兀自不知道因甚罪，則見燈籠底下一人喝聲道，『你好大膽！來這裏看甚的？』張主管吃了一驚，拽開脚步便走。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叫道，『是什麼人？直恁大膽！夜晚間看這榜做甚麼？』嚇得張勝便走，漸次間行到巷口，待要轉變歸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

正行之間，一個人從后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置些酒吃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上樓梯，到一個圈兒前面。量酒道，『在這

裏。」掀開簾兒，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上衣服不甚齊整，頭上鬆鬆，正是：烏雲不整，唯思昔日豪華；粉淚頻飄，爲憶當年富貴。秋夜月蒙雲

籠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些面熟，却想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我便是小夫人。」張主管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問，「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合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員外因燒燬假銀事犯，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並許多房產都封佔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納屨，李下不整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爲常言俗語道：「呼蛇容易遣蛇難」，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用手

去懷裏提出件物來：

聞鐘始覺山藏寺，

榜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蛋子，明光燦爛。張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會見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屋盡被官府籍沒了，則藏得這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儘可過日。」張主管聽得說，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思量猶恐馬行遲，

橫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時方可。」小夫人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

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后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慈，

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勝道，「見在對門等。」婆婆道，「請相見。」

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細說一遍，「如今都無親戚投奔，特來見婆婆，望乞容留。」婆婆聽得，說道，「夫人暫住數日不妨，只怕家裏怠慢，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遞與婆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住。小夫人道，「來日剪頭來貨賣，開起胭脂絨線舖，門前挂着花拷拷兒爲記。」張勝道，「有這件寶物，胡亂賣動，便是若干錢。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正好收買貨物。」

張勝自從開店，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當時清明節候，怎見得？

清明何處不生煙？郊外微風挂紙錢，

人哭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蠻語，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綵絲搖曳學飛仙。

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玩。到晚回來，却待入萬

勝門，則聽得后面一人叫張主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

外，甚人叫我主管？」回頭看時，却是舊主人張員外。

張勝看見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即時邀入酒店裏

一個穩便閑兒坐下，張勝問道，「主人緣何如此狼狽？」張員外道，「不合成

了這頭親事。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今年正月初一日，小夫人自在

簾兒裏看街，只見一個安童，托着盒兒，打從面前過去。小夫人叫住問道，「府

中近日有甚事說？」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

八顆西珠數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沒一個不吃罪責。」小夫人聽得說，臉

上或青或紅。小安董自去。不多時，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奩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便捉我下左軍巡院拷問，要這一百單八顆數珠。我從不曾見，回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在監。到虧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決撒，把我斷了。則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不知下落。」

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惶惑。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

張勝沿路思量道：「好見感人！」回到家，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的說？」張勝把適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却不作怪！」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豈不理會得？他道我在你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

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面道，「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



張員外。張勝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了。」  
 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入去，只沒尋討處，不見了小夫人。

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問道，  
 「這串數珠却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

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王招宣府中，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剪去數顆，將錢取時  
 訖。王招宣贖免張士廉罪犯，將家私給還，仍舊開胭脂絨線舖。大張員外仍  
 請天慶觀道士做醮，追薦小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  
 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會有染，所以不受其禍，超然無累。

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始終難染正心人，

少年得似張主管，鬼禍人非兩不侵。

勳相公

得歲月，

延歲月；

得歡悅，

且歡悅，

萬事乘除總在天，

何必愁腸千萬結？

放心寬，

莫量窄，

古今興廢言不徹。

金谷繁華眼底塵；

淮陰事業鋒頭血。

臨潼會上膽氣消；

丹陽縣裏簫聲絕。

時來弱草勝春花；

運去精金遜頑鐵。

逍遙快樂是便宜，

到老方知滋味別。

粗衣澹飯足家常，

養得浮生一世掘。

閒話已畢，未入正文，且說唐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

彼使當年身便死，一身真偽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

第一句說周公。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

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武王病，周公爲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於

金匱，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侯。

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

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雨疾

雷，擊開金匱。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迎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

室危而復安。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

價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卻不把好人當做惡人？

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爲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己，乃就平帝，遷太后，自立爲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卻不是完全名節，一個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

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有詩爲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是非終久自分明；

一時輕信人言語，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後來大權到手，任性胡爲，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個睡死去了不醒，人還千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恁般一個好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却到也留名於後世。及至萬口唾罵時，就死也遲了。這到是冬活了幾年的不是！

那位宰相是誰？在那一個朝代？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個首相，姓王，名安石，臥川人也。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名臣文彥博歐陽修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方及二旬，一舉成名。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與利除害，大有能聲。轉任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盥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汙，知未盥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安石謝教，絕不分辯。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陞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聽。

正是：

只因前段好，

誤了後來人。

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爲翰林學士。天子問爲治何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爲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爲首相，封荊國公。舉朝以爲皋陶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慶，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謂是奸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以爲不近人情，作辨奸論以刺之。此兩個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在話下，

安石既爲首相，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從，立起一套新法來。那幾件新法？

農田法，水利法，青苗法，保甲法，均輸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法，免行法。

專聽一個小人，姓呂，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議，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荆公自以爲是，復倡爲「三不足」之說：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爲「拗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諂佳說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個個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

一日，愛子王雱病疽而死，荆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薦國亡靈。荆公親自行香拜表。

其日，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荆公焚香送佛，忽然昏倒於拜氈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環接入內寢，問其緣故。荆公眼中垂淚道，「適纔昏憤之時，恍恍忽忽到一個去處，如大官府之狀，府門尚閉；見吾兒王雱荷巨



枷，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盡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信。父親宜及早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吆喝，驚醒回來。」夫人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咒詈。」

荆公從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使相判江寧府。我宋以來，宰相解位，都要帶個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不必管事。

荆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都，江山秀麗，人物繁華，足可安居，甚是得意。夫人臨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庵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粲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

行。荆公託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荆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

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荆公不用官船，徵服而行，駕一小艇，由黃河沂流而下，將次開船，荆公喚江居及乘僮僕分付，「我雖宰相，今已挂冠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問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迎送；或起夫防護，騷擾居民不便。若或洩漏風聲，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詐害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鈞旨。」江居稟道，「相公白龍魚服。隱姓潛名，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有毀謗相公者，何以處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爲喜；言吾惡者，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初莫攬事。」江居領命，并陵淪水手知悉。自此水路無話。

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鍾離地方。荆公原有痰火症，住在小舟多，情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道，「此去金陵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過江，我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個僮僕，并親吏江居，主僕共是四人，登岸：

只因水陸舟車擾，

斷送南來北往人。

江居稟道。「相陸公行，必用脚力，還是拿鈞帖到縣驛取討？還是自家用錢雇賃？」荆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驚動官府；只自家雇賃便了。」

江居道，「若自家雇賃，須要投個主家。」

當下僮僕攜了包裹，江居引荆公到一個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問道，「客官要往那裏去？」荆公道，「要往江寧。欲覓肩輿一乘，或騾馬三

匹，卽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哩！」荆公道，「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拗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留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雇？況且民窮財盡，百姓饑殍不飽，沒閒錢去養馬騾，就有幾頭，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一倍錢要兩倍哩！」江居問道，「你說那拗相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

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個，要三個也不能夠；沒有替換，却要把四個人的夫錢。雇它馬是沒有；止尋得一頭騾，一個叫驢。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去得時，可付些銀子與他。」

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個夫子，緩緩而行也罷，只是少一個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叫他兩個輪

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價，不要與他計較。江居把銀子稱付主人，

日光尚早，荆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童兒跟隨，走出街市閒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荆公暗暗傷感。步到一個茶坊，到也潔淨。荆公走進茶坊，正欲喚茶，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百載餘黎樂太平；

白眼無端偏固執，紛紛變亂拂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

荆公默然無語，連茶也沒興吃了，慌忙出門。又走出數百步，見一所道

院。荆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個。』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宇，荆

公正欲瞻禮，尚未跨進殿檻，只見朱壁外面黏着一幅黃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紛更？

既言堯舜宜爲法，當效伊周輔聖明；

排囊舊臣居散地，儘爲斯法誤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先識天津杜字職。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高士，姓邵，名雍，別號堯夫，精於數學，通天微地。自名其居爲「安樂窩」；常與客游洛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曰：「天下從此亂矣！」客問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地氣自南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爲相，變亂祖宗法度，終宋世不得太平。」這個兆，正應在王安石身上。

荆公默誦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落款。」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黏於壁上。說是罵什麼拗相公的。」

荆公將詩紙揭下，藏於袖中，默然而出。回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

五鼓雞鳴，兩名夫和一個趕脚的，牽着一頭騾一個叫驢都到了。荆公素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驢子；讓那騾子與僮僕兩個更換騎坐，

約行四十餘里，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驢，走上一步，稟道，

「相公，該打中火了。」荆公因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一甌來，你們自去吃飯。」荆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衆人吃飯，兀自未了。荆公見屋傍有個坑廁，討一張毛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廁土牆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鄞邑未陞時，爲負虛名衆所推。

蘇老辨奸先有識；李丞勸奏已前知。

斥除贊正專威柄；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聲遺。

荆公登了東，覷個空，就左脚脫下一隻方鳥，將鳥底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

塗。方纔罷手，衆人中火已畢，荆公復上肩輿而行。

又三十里，遇一驛舍，江居稟道，「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荆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人盤問？還到前村擇僻靜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

又行五里許，天色將晚，到一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荆公叫江居上前借宿。江居推扇而入，內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由。江居道，「某等遊客，欲暫宿尊居一宵，房錢依例奉納。」老叟道，「但隨官人們尊便。」

江居引荆公進門，與主人相見。老叟延荆公上坐；見江居等三人侍立，知有名分，請到側屋裏另坐，老叟安排茶飯去了，荆公看新粉壁上有大書律詩一首，詩云：

文章漫說自天成，曲學偏邪識者輕。

強辨鶻刑非正道，誤餐魚餌豈真情？



姦謀已遂生前志，執拗空遺死後名。

親見亡兒陰受梏，始知天理報分明。

荆公閱畢，慘然不樂。

須臾，老叟搬出飯來。從人都飽餐。荆公也略用了些，聞老叟道，「壁

上詩，何人寫作？」老叟道，「往來游客所書，不知名姓。」公俛首尋思，

「我曾辨吊勒爲鴉刑，及誤餐魚餌二事，人頗曉得。只亡兒陰府受梏事，我單

對夫人說，並沒第二人得知，如何此詩言及？好怪！好怪！」

荆公因此詩末句刺着他痛心之處，狐疑不已，因問，「老叟高壽幾何？」老

叟道，「年七十八了。」荆公又問，「有幾位賢郎？」老叟撲簌簌淚下，告

道，「有四子，都死了！與老妻獨居於此。」荆公道，「四子何爲俱夭？」

老叟道，「十年以來，苦爲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於官，或喪於途，老漢

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倘若少壯，也不在人世了！」

荆公驚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爲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爲急；拒諫飾非，驅忠立佞。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均輸等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箠掠爲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得安寢，棄產業，攜妻子，逃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淚如雨下。

荆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稱爲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諂佞輩所爲。其實害民非淺！且如保甲上番之法，民間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

「現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奸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爲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海蘇軾諸君子，而備用此小人乎！」

江居等聽得客座中喧嚷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咋叱道，「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矍然怒起道，「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見此奸賊，必手刃其頭，剝其心肝而食之！雖赴鼎鑊刀鏹，亦無恨矣！」衆人皆吐舌縮項。

荆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畫，還宜趕路。」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飯錢，安排驛馬。荆公舉手與老叟分別。老叟笑道，「老拙自罵奸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荆公連聲笑道，「沒有，沒有。」

荆公登輿，分付快走。從人跟隨踏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下，

只有茅屋三間，並無鄰比。荆公道，「此頗幽寂，可以息勞。」命江居叩門。內有老嫗啓扉。江居亦告以游客貧路，錯過邸店，特來借宿，來早奉謝。老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窄狹，放不下轎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

荆公降輿入室，江居分付將轎子置於簷下，驢驢放在樹林之中。荆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襤褸，鬢蓬髮綠，草舍泥牆，頗爲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荆公自去睡了，荆公見壁間有字，攜燈看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沾名街氣豪，死猶虛僞感兒曹。

既無好語遺吳國；却有浮辭誑葉濤。

四野逃亡空白屋；千年嗔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來親覩，一夜愁添雪鬢毛。

荆公閱之，如萬箭攢心，好生不樂，想道，「一路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

人家，處處有詩讖語。這老嫗獨居，誰人到此？亦有詩句。足見怨詞習語遍於人間矣。那第二聯詩，吳國乃吾之夫人也；葉濤是吾故友；此二句詩意尤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鼾之聲，江居等馬上辛苦，俱已睡去。

荆公展轉尋思，慚膺頓足，懊悔不迭。想道：「吾只信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便新法，故吾遠衆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此皆福建子誤我也！」呂惠卿是閩人，故荆公呼爲福建子。

是夜，荆公長吁短歎，和衣假臥，不能成寐，吞聲啼泣，兩袖皆沾濕了。

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着頭，同一赤脚婆趕二豬出門外。婢携糠糶，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囉；拗和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雞，「鴉鴉，鴉鴉王安石來！」羣雞俱至。江居和衆人看見，無不驚訝。

荆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爲呼雞豬之名如此？」老嫗道，

「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卽當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爲業，蠶未成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豬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准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會嘗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爲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當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爲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荆公暗暗垂淚，不敢開言。左右驚訝。荆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只見鬚髮俱白，兩目皆腫。心下淒慘，自己憂悲所致。思想「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錢謝了老嫗，收拾起來。

江居走到輿前稟道：「相公施美政於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爲怨；今宵不可再宿村舍，還是驛亭官舍，省些閒氣，」荆公口雖不答，點頭道是。

上路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荆公出轎，升亭而坐，安排早飯。

荆公看亭子壁間，亦有絕句二首。第一首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懇諫良言過耳風；

只把惠卿心腹待，不知殺弊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變法誰知有許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人非鬼責奈愁何？

荆公看罷，勃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謗朝政如此？」有

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有詩，是處皆有留題也。」荆公問道，「此詩爲何而

作？」老卒道，「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聞得安石辭了

相位，判江寧府，必從此路經過。早晚常有村農數百，在此左近伺候他來。」

荆公道，「伺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笑道，「仇怨之人，何拜謁之有？」

衆百姓持白梃，候他到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耳！」

荆公大駭，不等飯熟，趨出郵亭上轎：江居喚衆人隨行，一路只買乾糧充飢，荆公更不出轎，分付兼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差入江寧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

荆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念佛，冀消罪愆。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隔，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吳國夫人在傍墮淚問道，「相公有甚好言語分付？」荆公道，「夫妻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

言未已，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夫人迴避。荆公請葉濤床頭相見，執其手，囑道，「君聰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沒要緊文字，徒勞無益。」王其



一生枉費精力，欲言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無及！」葉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出此言？」荆公歎道，「生死無常，老夫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爲君敍及此也。」葉濤辭去。荆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句，第二聯道：

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詞誑葉濤。

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髀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哉？作此詩者，非鬼卽神。不然，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吾被鬼神誑讓如此，安能久於人世乎！」不幾日，疾重，發謔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某上負天子，下負百姓，罪不容誅！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一連罵了三日，嘔血數升而死。

那唐子方名介，乃是宋期一個直臣，苦諫新法不便，安石不聽，也是嘔血而死的。一般樣死，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

至今世間人家，多有呼豬爲撓相公者。後人論我宋元氣，都爲熙甯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有詩爲證：

熙甯新法諫書多，執拗行私奈爾何！  
不是此番元氣耗，虜軍豈得渡黃河？

又有詩惜荆公之才：

好個聰明介甫翁，高才歷任有清風。  
可憐覆餗因高位，只合終身翰苑中。

## 錯斬崔寧

聰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癡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淺；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幾見詩書誤好人？

這首詩單表爲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大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爲利來；蚩蚩蠢蠢，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所以古人云：「聚有爲聚，笑有爲笑。聚笑之間，最宜謹慎。」

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

我朝元豐年間，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冲霄，年方一十八歲，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未及一月，只因春榜動，選場開，魏生別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應取。臨別時，渾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家；休拋閃了恩愛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領前程，不索賢卿憂慮。」別後登程到京，果然一舉成名，榜上一甲第九名，除授京職，到差甚是華豔動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差人接收家眷入京。書上先敘了寒溫及得官的事；後却寫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已討了一個小老婆。專候夫人到京，同享榮華。」

家人收拾書程，一逕到家，見了夫人，稱說賀喜，因取家書呈上。夫人拆

開看了，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便對家人道：「官人直恁負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並沒見有此事，想是官人戲謔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憂慮。」夫人道：「恁地說，我也罷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尋覓使人，先寄封平安家信到京中去。那寄書人到了京中，尋問新科魏進士寓所，下了家書，管待酒飯，自回不題。

却說魏生接書，拆開來看了，並無一句閒言閒語，只說道：「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師也。」魏生見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全不在意。

未及收好，外面報說有兩個同年相訪。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直至裏面坐下。敘了些寒溫，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然番桌上書帖，看見了這封家書寫得好笑，故意朗誦起來。魏生措手不及，通紅了臉，說道：「這是沒理的事。因是小弟戲謔了他，他便

取笑寫來的。」那同年呵呵大笑道，「這節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別了就去。

那人也是一個少年，喜談樂道，兒這封家書一節，頃刻間遍傳京邸。也有一班妬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將這樁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奏上一本，說是魏生年少不檢，不宜居清要之職，降處外任。魏生懷恨無及。後來畢竟做官蹭蹬不起，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閒放過去了！

這便是一句戲言，撒漫了一個美官。

今日再說一個官人，他只爲酒後一時戲言，斷送了堂堂七尺之軀；連累兩三個枉屈害了性命。却是爲着甚的？有詩爲證：

世路崎嶇實可哀，傍人笑口等閒開；

白雪本是無心物，又被狂風引出來。

却說高宗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國。去那城中箭橋左側，有個官人，姓劉，名貴，字君薦。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薦手中，却是個時乖運蹇。先前讀書，後來看看不濟，却去改業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又把本錢消折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得兩三間房子，與同渾家王氏，年少齊眉。後因沒有子嗣，娶一個小娘子，姓陳，是陳賣糕的女兒，家中都呼爲二姐。這也是先前不十分窮薄的時做下的勾當。至親三口，並無閒雜人在家。

那劉君薦極是爲人和氣，鄉里見愛，都稱他，「劉官人，你是一時運限不好，如此落莫。再過幾時，定有個亨通的日子。」說便是這般說，那得有些好處？只是在家納悶，無可奈何。

卻說一日閒坐家中，只見丈人家裏的老王，年近七旬，走來對劉官人說道，「家間老員外生日，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走一遭。」劉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幾個包兒，交與老王背了。分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明日須索回來家。」說了就去。

離城二十餘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敘了寒溫。當日坐間客衆，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敘述窮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裏歇宿。

直到天明，丈人卻來與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這等算計。」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常使。我女兒嫁了你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劉官人歎了一口氣，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個「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如今

的時勢，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勞而無



功。」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說。老漢卻是看你們不過，今日贊助你些少本錢，胡亂去開個柴米店，攢得些利息來過日子，卻不好麼？」劉官人道，「威蒙泰山恩顧，可知是好。」

當下吃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道，「姐夫且將這些錢收拾起店面。開張有日，我便再應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待有了開店日子，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就來與你作賀。意下如何？」

劉官人謝了又謝，馱了錢，一逕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個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就與他商量一會，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時，裏面有人應諾，出來相揖，便問，「老兄下顧，有何見教？」劉官人一一說知就裏。那人便道，「小弟閒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時，便來相幫。」劉官人道，「如此甚好。」當下說了些生意勾當，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現成盃盤，喫了三盃兩盞。劉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朦朧起

來，抽身作別，便道：「今日相擾，明日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

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晦，却教劉官人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漢書中彭越。

卻說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到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纔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

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却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

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得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

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日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狐疑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喫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的。」

小娘子又問，「大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爲定。」說罷，暗地忍不住

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

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裏

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道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了一會，

卻把這十五貫錢一塊兒堆在劉官人腳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

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卻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隣舍，叫做朱三老兒家

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

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

個下落。」那隣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願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

裏。」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正是。

鯨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頭。却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桌上燈猶未滅，小娘子

不在身邊，只道說他還在廚下收拾家火，便喚二姐討茶吃。叫了一回，沒人答應，卻待掙扎來，酒尙未醒，不覺又睡了去。

不想卻有一個做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出豁，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卻好到劉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兒拽上不關，那賊略推一推，豁地開了。捏手捏腳，直到房中，並無一人知覺。到得床前，燈火尙明，周圍看時，並無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着裏牀睡去，腳後卻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幾貫。不想驚覺了劉官人，起來喝道，你須不盡道理！我從丈人家借辦得幾貫來養身活命，不爭你偷了我的去。卻是怎的計結！

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劉官人側身躲過，便起身與這人相持。那人見劉官人手脚活動，便拔步出房。劉官人不捨，搶出門來，一徑趕到廚房裏，恰待聲張隣舍，起來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豁，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正在手邊，也是人極計生，被他綽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又復

一斧，斫倒一邊。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來趕我，不是我來尋你索命！」番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條被單包裹停當，拽扎得爽俐。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題。

次早，隣舍起來。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並無人聲息，叫道，「劉官人！

失曉了！」裏面沒人答應。捱將進去，只見門也不關。直到裏面，見劉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兩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聲張起來。

卻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隣家朱三老兒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說道劉官人無端賣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教我對劉官人說：既有了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個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來，便有下落；一面着人去報他大娘子到來，再作區處。」衆人都道，「說得是。」

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了凶信。老員外與女兒大哭起來，對那人道，「

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漢贈他十五貫錢，教他將來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  
那去的人道，「好教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劉官人歸時，已自昏黑，吃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歸遲歸早。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衆人推將進去，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踪跡。聲張起來，卻有左隣朱三老兒出來，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住了一宵，今日徑自去了。如今衆人計議，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裏追不着的時節，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轉來，問個明白。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與劉官人執命。」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來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趕入城中不題。

卻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隣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

不動，坐在路旁。卻是一個後生，頭帶萬字頭巾，身穿直縫寬衫，背上馱一個搭膊，裏面卻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襪，一直走上前來。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  
一看，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卻也明眉皓齒，蓮臉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動人，  
正是；

野花偏豔目，

村酒醉人多。

那後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獨行無伴，却是往那裏去的？」  
小娘子還了萬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權歇在此。」因  
問；「哥哥是何處來？今要往何方去？」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  
裏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賭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  
「告哥哥則個。奴家爹娘也在賭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  
是好。」那後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願伏侍小娘子前去。」



兩個廝趕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見後面兩個人，腳不點地趕上前來，趕得汗流氣喘，衣服拽開，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話說知，」

小娘子與那後生看見趕得蹣跚，都立住了腳。後兩個趕到跟前，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不容分說，一家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幹得好事！却走往那裏去？」

小娘子吃了一驚，舉眼看時，却是兩家隣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須告過公公得知，丈夫無端賣我，我自去對爹娘說知。今日趕來，却有何說？」

朱三老道：「我不管閑帳。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你須回去對理。」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錢已馱在家中，有甚麼殺人公事？我只是不去，」

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兒！你若真個不去，……」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此。須爲一捉！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這裏地方也不得清淨！」

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便對小娘子道：「既如此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家去休。」那兩兩趕來的隣舍，齊叫起來，說道：「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罷；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後生道：「却又古怪！

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途上有甚皂絲麗線，要勒掙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有了殺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却打沒頭官司？」

當下怎容小娘子和後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後生！你去不得。你一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便去何妨？」那趕來的隣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却和你罷休不得。」

四個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轉來。到得劉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子入去看時，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後生也慌了，便道：「我怎的晦氣！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連人！」衆人都和鬧着。

正在那裏分辯不開，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顛走回家去，見了女婿屍身哭了一場，便對小娘道：『你却如何殺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來，說是無計奈何，將奴家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去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與甚色樣人家，先去與爹爹說知。故此趁夜深了，將這十五貫一垛堆兒在他腳後邊，拽上門，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爹家裏說知。我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兒，便同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却不知因甚壓殺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來！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馱來作本，養贖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濟，無心守耐；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時見財起意，殺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隣舍家借宿一夜，却與漢子通同計較，一處逃走。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說，抵

賴得過？衆人齊聲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對那後生道：『後生！你却如何與小娘謀殺親夫？却暗暗約定在僻靜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寧，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裏，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裏去的。卻獨自一個行走。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走。却不知前後因依。』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衆人齊發喊來，道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却與小娘子殺了人，拐了錢財，盜了婦女，同往他鄉，却連累我地方隣里打沒頭官司！』

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四隣舍都是證見，一闕都入臨安府中來。那府尹聽得有殺人公事，即便陞堂，便叫一千人犯逐一從頭說來。

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莊人氏，年近六旬，

只生一女。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爲妻；後因無子，娶了陳氏爲妾，呼爲二姐。一向三口在家過活，並無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養贖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時分，不知因甚緣故，將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與一個後生，名喚崔寧，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來。望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婦，賊證見在，伏乞相公明斷！」

府尹聽得如此如此，便叫：「陳氏上來！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夫，劫了錢與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告道：「小婦人嫁與劉貴，雖是個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却如何肯起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家，吃得半酣，馱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婦人問他來歷，丈夫說道爲因養贖不周，將小婦人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去。小婦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隣舍家裏借宿一宵，今早一

逕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對丈夫說：「既然買我有了主顧，可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纔走得到半路，却見昨夜借宿的隣家趕來，捉住小婦人回來，却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

那府尹喝道：「胡說！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你却說是與你的身價，眼見的沒巴臂的說話了。況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脫身之計。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幫你謀財害命。你却從實說來！」

那小娘子正待分說，只見幾家隣舍，一齊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隣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一面着人去趕，趕到半路，却是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苦死不肯回來。小的們勉強捉他轉來；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與他丈人，到時，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與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這錢不知從何而去？再

三間那小娘子時，說道他出門時，將這錢一堆兒堆在牀上。却來搜那後生身邊，十五貫錢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通同謀殺？贓證分明，却如何賴得過！」

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就喚那後生上來道：「帝禁之下，怎容你這等胡行！你却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貫錢？殺死他親夫？今日同往何處？從實招來！」

那後生道：「小人姓崔，名寧，是鄉村人氏。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着這小娘子，並不知他姓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你却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

況且他妻莫愛，他馬莫騎，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卻如何與他同行同宿？

你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當下衆人將那崔寧與小娘子死去活來。拷打一頓。

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千隣佑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憐崔寧和小娘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時見財起意，殺死親夫，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左鄰右舍都指畫了十字。將兩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裏；將這十五貫錢給還原主。——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也還不夠哩！

府尹疊成文案，奏過朝廷。部覆申詳，倒下聖旨，說崔寧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處斬。陳氏不合通同奸夫殺死親夫，大逆不道，凌遲示衆，當下讀了招狀，大牢內取出二人來，當廳判一個「斬」字，一個「剮」字，押赴市曹行刑示衆。兩人渾身是口，也難分說。正是：

噫子漫嘗黃藥味，難將苦口對人言。

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他兩人須逃



走他方，怎的又去隣舍人家借宿一宵，闖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積了陰騭，遠在兒孫近在身，他兩個冤魂也須放你不過。所以做官的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可勝歎哉！

閒話休題，却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設個靈位守孝，過日，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大娘子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後。」父親視應允自去。

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將近一年。父親見他守不過，便叫家裏老王去接他來，說，「叫大娘子收拾回家，與劉官人做了週年，轉了身去罷。」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合理；收拾了包裹，與老王背了，與隣舍家作

別。暫去再來。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風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錯了路。正是：

豬羊走屠宰之家，一腳脚來尋死路。

走入林子裏去，只聽他林子背後大喝一聲，「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買路錢與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驚不小。只見跳出一個人來：

頭帶乾紅凹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脚下蹬一雙烏皮皂靴，手執一把朴刀。

舞刀前來。

那老王該死，便道，「你這翳運的毛團！我須是認得你！做這老性命着與你兌了罷！」一頭撞去。被他閃過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撲地便倒。那人大怒道，「這牛子好生無禮！」連搨一兩刀，血流在地，眼見得老王養不大了。

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料道脫身不得；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殺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睜圓怪眼，喝道：「這是你甚麼人？」那大娘子虛心假氣的答道，「奴家不幸，喪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誘嫁了這個老兒，只會吃飯。今日却得大王殺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

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幾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大娘子尋思，無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

那人回嗔作喜，收拾了刀杖，將老王尸首擲入湖中；領了劉大娘子到一所莊院前來，甚是委曲。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拋向屋上去，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殺羊備酒，與劉大娘子成親。兩口兒且是說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不想大王得了劉大娘子之後，不上半年，連起了幾主大財，家間也豐富了。

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勸他，「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你我兩人，下半世也夠吃用了，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終須不是好結果。却不道是「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若改行從善，做個小經紀，也得過養身活命。」

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果然回心轉意，把這門道路撇了；却去城市間，賃下一處房屋，開了一個雜貨店。遇閒暗的日子，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赴齋。忽一日在家閒坐，對那大娘子道，「我雖是個剪選的出身，却也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將來過日子。後來得有了你，一向不大順溜，今已改行從善，閒來追思既往，正會枉殺了兩個人，又冤陷了兩個人，時常挂念，思欲做些功德超度他們，一向不會對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是枉殺了兩個人？」那大王道：「一個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裏的時節。他來撞我，我殺却了他。他須是個老人家，與我往日無仇；如今又謀了他的老婆。他

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的時，我却那得與你廝守？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殺那一個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來這個人，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且又帶累了兩個無辜償命！是一年前，也是賭輸了。身邊並無一文，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想不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門，推進去時，裏面並無一人。摸到門裏，只見一人醉倒在牀，腳後却有一堆銅錢。便去摸他幾貫，正待要走，却驚醒了那人。起來說道：『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搶出房門，正待聲張起來，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却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腳邊，這叫做『人急計生』，綽起斧來，喝一聲道，『不是我，便是你！』兩斧劈倒。却去房中將十五貫錢盡數取了。後來打聽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老婆，與那一個後生，喚做崔寧，冤枉了他謀財害命，雙雙受了國家刑法。我雖是做了一世強人，只有這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早晚還要超度他，也是該的。」

那大娘子聽說，暗暗地叫苦，「原來我的丈夫也吃這斷殺了！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受戮。思量起來，是我不合當初做弄他兩人償命。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當下權且歎天喜地，並無他說。明日捉個空。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

那時換了個新任府尹，纔得半月，正值陞廳，左右捉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劉大娘子到於階下。放聲大哭；哭罷，將那大王前後所爲，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却將二姐與那崔寧贖償命；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奸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親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抬明鏡。昭雪前冤！說罷又哭。

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卽着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用刑拷訊，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卽時間成死罪，奏過官裏。

待六十日限滿。倒下聖旨來；勘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無辜，準律殺一

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決不待時；原問官斷獄失情，削職爲民；崔寧與陳氏枉死可憐，有司訪其家，諒行優恤；王氏既係強徒威逼成親，又能伸雪夫冤，着將賊人家產一半沒入官，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

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頭去祭獻亡夫并小娘子及崔寧，大哭一場。將這一半家私捨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薦亡魂，盡老百年而終。有詩爲證：

善惡無分總喪軀，只因戲語釀災危，

勸君出語須誠實，口舌從來是禍基！

馮玉梅團圓

簾捲水西樓，

一曲新腔唱打油，

宿雨眠雲年少夢，

休讓，

且盡生前酒一甌。

明日又登舟，

却指今宵是舊遊；



同是他鄉淪落客，

休愁，

月子彎彎照幾州。

這首詞末句乃是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爲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帝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韃虜，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還合，荷珠碎復圓。

萬般皆是命，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正好過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做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一個，隨着衆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后喊聲振天，只道鞑虜追來，却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兵。只因武備久弛，軍無紀律，教他殺賊，一個個膽寒心駭，不戰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擄財帛子女，一般會揚威耀武。

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寡不敵衆，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歎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飢渴，上一個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沒有酒賣了；就是飯，也不過粗糲之物。又怕衆

人搶奪，交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飢。

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信且不數錢，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己度人，道：「這婦人想也是遭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脚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權時在這店裏住幾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荆妻消息，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泪而謝道：「如此甚好。」

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同他在店中吃了些飲食，借半間房

子做一塊兒安頓。徐信慇懃勤動，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意，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鰥一寡，亦是天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

又過數日，婦人腳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達建康。正值高宗天子兩渡卽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充了個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

日月如流，不覺是建炎二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人口渴，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見婦人入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目不轉睛。婦人低眉下眼。那個在意。徐信甚以爲怪。

少頃，喫了茶，遞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遠相隨。比及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依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道，「什麼人？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忍氣尙未息，

答應道，「有什麼話就講罷！」那漢道，「尊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若還嗔怪，某不敢言。」

徐信果然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裏。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徐信道，「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有話不妨盡言。」那漢方纔敢問道，「適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荆妻。」那漢道，「娶過幾年了？」徐信道，「三年矣。」那漢道，「可是鄭州人，姓王，小字進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於君手！」

徐信聞言，甚踟躕不安，將自己虞城失妻，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細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初不曉得是尊闖，如之奈何？」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別娶渾家，舊日伉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忙拆開，未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

徐信亦覺心中悽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妻，可攜新闖同來，做個親戚，庶於鄰里耳目不礙。」那漢獻妻拜謝。臨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劉俊卿是也。」

是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暗暗偷泪，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鹽激方畢，劉俊卿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俊卿之妻，彼此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妻，卻是徐信的渾家崔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却隨個老嫗同至建康。解下隨身簪珥，賃屋居住。三個月后，丈夫並無消息。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為媒，嫁與劉俊卿。

誰知今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湊巧！彼此各認舊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劉俊卿八拜為交，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來不絕。有詩為證：

夫換妻來妻換夫，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鏡重圓」，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論起夫義婦節，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遠，

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高宗建炎四年，關西一位官長，姓馮，名忠翊，職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之地，尙然全盛。忠翊帶領家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從建州經過。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爲東閩之勝地。今日合着了古語兩句：

洛陽三月花如錦，

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破；闔地不遭兵火，也就見個荒年。此乃天數。

話中單說建州飢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爲國家正值用兵之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又被官府鞭笞催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相聚爲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個草頭天子出來。此人姓范，名汝爲，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風高放火，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爲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路抄



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僞號，做領兵官將。汝爲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學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鳧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爲所逼，凡族人不肯從他爲亂者，先斬首示衆。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爲務，不做劫掠勾當，賊黨見他凡事畏縮，就他鳧兒的外號改做范盲鳧。是笑他無用的意思。

再說馮忠翊有個女兒，小名玉梅，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情性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游兵，劫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追得三零四散。馮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祇索赴任去了。

單說玉梅脚小伶儻，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玉梅啼啼哭哭，范

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玉梅自敘乃是官家之女。希周遂叱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為眷屬，三生有幸。」玉梅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無奈，只得允許。

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為。汝為亦甚喜。希周送玉梅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鏡，久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鴦」二字，名為「鴛鴦寶鏡」，用為聘禮，遍請范氏宗族，花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裔，一個是閨閣名妹；一個儒雅丰儀，一個溫柔性格；

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一個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

此日稱佳客，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范汝為道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力兵不及。豈期名將張所岳飛張俊張浚吳玠吳玠等

屢敗金人，國家粗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命韓王韓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爲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之。原來韓公與馮忠翊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兵征剿反賊，知馮公在福州爲監稅官，必知閩中人情土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勅，遇有地方人才，聽憑填勅委用。韓公遂用馮忠翊爲軍中都提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汝爲幾遍要奪門而出，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玉梅向丈夫說道：「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拔，遂爲君家之婦，此身乃君之身也。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既破，則君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之就戮也。」引牀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奪去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官家兒女，擄劫在此，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

；言語相合，豈無鄉面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聞知於令尊，骨肉團圓，尙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玉梅道：「妾倘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決無失節之理。」希周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玉梅道：「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而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說的話。

到紹興二年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爲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韓公暨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臨安。玉梅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寧爲短命全貞鬼，

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未終，恰好都提轄馮忠翊領兵過去，見破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玉梅。玉梅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子重逢，且悲且喜。玉梅將賊兵打劫，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述了一遍。馮提轄默然無語。

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馮提轄向臨安面君奏凱。天子論功升賞，自不必說。

一日，馮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終是不了之事；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玉梅述與丈夫交替之言，堅意不肯。馮公又道：「好人家兒女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怎麼？」玉梅含泣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爲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

做傷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君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兒自盡，不失為完節之婦。」馮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

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馮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一日，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馮公延於廳上，問其地方之事，敘話良久方去。玉梅在後堂簾中竊窺，等馮公入衙，問道：「適纔賀公牒來的何人？」馮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玉梅道：「奇怪！看他言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馮公大笑道：「建州城破，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姓賀，又是朝廷命官，並無分毫干惹。這也是你妄想了！侍妾聞知，豈不可笑？」玉梅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澀，不敢再說。正是：

只爲夫妻情愛重，

致令父女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馮公衙門。玉梅又從簾下窺視，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猷兒。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有鴛鴦鏡各分一面，以爲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之，必得其真情。」馮公應承了。

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馮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間，馮公問其鄉貫出身。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馮公道：「猷兒非足下別號乎？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

承信求馮公屏去左右，卽忙下跪，口稱死罪。馮公用手挽扶道：「不須如此。」承信方敢吐膽傾心，告訴道：「小將建州人，實姓范。建炎四年，宗

人范汝爲煽誘飢民，據城爲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得已。後因大軍來討，攻破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人救護，遂改姓名爲賀承信，出就招安。紹興五年，撥在岳少保部下，隨征洞庭湖賊楊么。岳家軍都是西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幼通水性，能伏水三晝夜，所以有范猷兒之號。岳少保親選小將爲前鋒，每戰當先，遂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職，累任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曾洩之他人。今既承鈞問，不敢隱諱。」

馮公又問道：「令孺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承信道：「在賊中時，曾獲一官家女，納之爲妻。踰年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曾相約苟存性命，夫不再娶，婦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今母子相依，止留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

馮公又問道：「足下與先孺人相約時，有何爲記？」承信道：「有鴛鴦寶



鏡，合之爲一，分之爲二，夫婦各留一面。」馮公道；「此鏡尙在否？」  
 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忍少離。」馮公道；「可借一觀。」

承信揭開衣袂，在錦裏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繡囊，囊中藏着寶鏡。  
 馮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儼如生成。

承信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馮公感其情義，亦不覺泪下，道；「足下所娶，卽吾女也。吾女現在衙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各大哭。馮公解勸了，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卽留承信於衙門歇宿。

過了數日，馮公將同文打發女婿起身；卽令女兒相隨到廣州住所同居。  
 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趙福安，又領妻玉梅同過封州拜別馮公。馮公備下千金牀奩，差官護送。

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剝，不可使范氏無後，乃打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不改姓，叫做「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

老，其鸞鴦二鏡，子孫世傳爲至寶云。

後人評論范緜兒在逆黨中涅而不淄，好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日死裏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爲證：

十年分散天邊鳥，一旦團圓鏡裏鴛；

莫道浮萍偶然事，總由陰德感皇天。

原书空白页

## 合同文字記

### 入話

喫食少添鹽醋，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怕人知事莫做。

話說宋仁宗朝慶歷年間，去這東京汴源城，離城三十里有個村，喚做老兒村。老兒村有個農莊人家，弟兄二人姓劉，哥哥名劉添祥，年四十歲，妻已故。弟弟名劉添瑞，年三十五歲，妻田氏，年三十歲，生得一個孩兒，名叫安住，年三歲。弟兄專靠耕田種地度日，其年因為旱澇不收。一日添瑞向哥哥道，看這田禾不收，如何過日；不若我們搬去潞州高平縣下馬村，投奔我姨夫張學究處一趁熟，

將勤補拙過幾時。你意下如何？添祥道：『我年紀高大，去不得。兄弟，你和二嫂去走一遭，』添祥道：『哥哥，則今日請我友人李社長爲明證，見立兩紙合同文字，哥哥收一紙，兄弟收一紙，兄弟往他州趁熟，人無前後眼，哥哥年紀大，有桑田物業家緣，又將不去，今日寫爲照證。』添祥道：兄弟見得是。

遂請李社長來家寫立合同，明白各收一紙，

安排酒相待之間，這李社長對李添祥說：『我有個女孩兒，劉二哥求做媳婦，就今日說開，』劉大言，『既如此，選個吉日良辰，下些定禮。』  
不數日完備，劉二辭了哥哥，收拾了行李，長行而去。

只因劉二要去趁熟，去時有路，回却無門，正是：

旱澇天氣數，家國有興亡；

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當日劉二帶了妻子在路行了數日，已到高平縣下馬村見了姨夫張學究，講說

來趁熟之事；其人大喜留在家。光陰荏苒，不覺兩年，這劉二嫂害着個腦病瘡，醫療一月有餘，疼痛難忍，飲食不進，一命傾世。劉二痛哭哀哀，殯葬已畢。又過兩月，劉二懨懨成病，醫療少可。張學究勸劉二休憶妻子，將息身體，好養孩兒安住，又過半年，忽然劉二感天行時氣，頭疼發熱。正是：

福無雙至從來了，

禍不單行自古聞。

害了六七日，一命嗚呼，已歸泉下；張學究葬於祖墳邊劉二嫂墳上已畢。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安住在張家村裏一住十五年，孩兒長大十八歲，聰明智慧德行，方能讀書學禮。

一日，正值清明節日，張學究夫婦兩口兒打點祭物，同安住去墳上祭掃。到墳前將祭物供養。張學究與婆婆道，「我有話和你說，想安住今已長成人了，今年是大通之年，我有心想待交他將着劉二兩口兒骨殖還鄉認他伯父。你意下如何？」

「婆婆道：『夫丈你說得是，這的是陰陽勾當。』當夫婦商議已定，交安住拜了祖墳，孩兒然後去那墳前也拜幾拜，安住問云，『父親這是何人的墳？』拜畢，學究說，孩兒休問燒了紙回家去。安住云：『父親：不通名姓，有失其親，我要性命如何！不如尋個自刎。』學究說：『孩兒且住，我說與你，這是你生身父母，我是你養生父母。你是汴梁離城十里老兒村居住，你的伯父劉添祥，你父劉添瑞同你母親劉二嫂。將着年方三歲；十五年前三口兒因爲年歉來俺家趁熟。你母患腦疽瘡身死，你父得天行時氣而亡。俺夫妻兩口備棺木殯葬了，將孩兒如嫡親兒子看養。』不說萬事皆休，說罷。安住向墳前放聲大哭曰，『不孝子那知生身父母雙亡。』學究云，『孩兒你不須煩惱，選吉日良時，將你父母骨殖還鄉去認了伯父劉添祥，埋葬了你父母骨殖，休望了俺兩口兒的撫養之恩。』安住說：『父親母親之恩，過如生身父母，孩兒怎敢忘恩，若得身榮，結草啣環報答。』道罷，收拾回家。

至次日：交人擇選吉日，將父母骨殖包裹了。收拾衣服盤費，并合同文字做一担兒，挑了來張學究夫妻兩口兒，學究云，『你爹娘來時盤纏無一文——一頭挑着孩兒，一頭是些窮家私。孩兒路上在意山峻難行，到地頭便稍信來與我知之。』安住云，『父親放心休憶念』遂拜別父母，挑了担兒而去。

話休絮煩。却說劉添祥忽一日自思我兄弟劉二夫妻兩個都去趁熟，至今十六年，並無音訊，不知有無。因為家中無人，娶這個婆婆王氏，帶着前夫之子來家一同過活。

一日王氏自思，我丈夫老劉有個兄弟和姪兒趁熟去，倘若還鄉來時，那裏發付我孩兒？好煩腦人哉。

當日「春社」，老劉吃酒不在家，至下午酒散回家，却好安住於路間人，來到門首款下担兒。劉婆婆問云，『你這後生尋誰？』安住云，『伯娘，孩兒是劉添瑞之子，』十五年，父母與孩兒出外趁熟，今日回來，』正議論間，劉大



醉了回來見了安住問云，「你是誰？來俺門前做什麼？」安住云，「爹爹，孩兒是安住。」老劉問，「你那父母在何處？」安住云，自從離了伯父，到路州高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趁熟，過不得兩年，父母雙亡，止存得孩兒。親父母已故，多虧張學究看養到今，今將父母骨殖還鄉安葬，蒙伯父見憐。當下老劉酒醉，劉婆言：「我家無在外之趁熟人，那裏走這個人來胡認我家？」安住云，「我見有合同文字爲照，特來認伯父。」劉婆交老劉打這廝出去，胡廝纔來認我們。老劉拿塊磚將安住打破了頭，重傷血去，到於地下。」李社長遇問老劉，「打倒的是誰人？」老劉云，「他詐稱是劉二兒子；認我又罵我，被我打到推死。」李社長云，「我聽得人說，因此來看，休問是與不是，等我扶起你問他。」李社長問道，「你許多年，那裏去來。」安住云，「孩兒在路州安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撫養長成。如今帶父母骨殖回鄉安葬。」伯父伯母言孩兒詐認我，見將看合同文字又不肯看，把我打到，又得爹爹救命。」社長交安住撓了擔兒，且同我回去，即時領安住回家。

中歇下擔兒，拜了李社長。社長道：「婆婆，你的女婿劉安住，將着父母骨殖回鄉。」李社長，交安住將骨殖放在堂前。乃言：「安住我是你丈人，婆婆是你丈母，交滿堂女孩兒出來參拜了你公公婆婆的靈柩。」安排祭物，祭禮，化紙已畢，安排酒食相待。乃言：「孩兒明日去開封府包府尹處，告理被晚伯母，親伯父打傷事。」

當日歇了一夜，至次日安住逕往開封府告包相公，相公隨即差人捉劉添祥晚婆婆來，就帶合同一併赴官，又拘李社長明證。

當日一千人到開封府廳上，包公問劉添祥道：「安住是你姪兒不是？」老劉言「不是」。劉婆亦言「不是」，聞既是親姪兒，緣何多年不知有無。包相公取兩紙合同一看，大怒。將老劉收監問罪。「安住告相公可憐伯伯年老，無兒無女，望相公可憐見！」包相公言：「將晚伯母收監問罪。」安住道：「望相公只問孩兒之罪，不干伯父伯母之事。」包相公交將老劉打三十下，安住告：「相公寧

可打安住，不可打伯父，告相公只要明白家事，安住日後不忘相公之恩。」包相公見安住孝義，發放各回家，待吾具表奏聞，朝廷喜其孝心，旌表孝子劉安住孝義雙全，加贈陳留縣尹全，劉添祥一家團圓。包相判畢，各自回家。

其社長選日令劉安住與女李滿堂成親。一月之後，收拾行裝，夫妻二人拜辭兩家父母，就起程直到高平縣，拜謝張學究已畢。遂往陳留縣赴任爲官。夫婦偕老，百年而終。正是：

李社長不悔婚姻事，劉晚妻欲損相公嗣；

劉安住孝義兩雙全，包待制斷合同文字。

話本說徹，權作散場。

## 楊煬帝海山記上下卷

篇初見於青瑣高議後集五卷中，爲北宋劉昫所編，後唐代書也收錄之，題爲唐韓偓作，顯係明人妄增，而青瑣高議未照撰著者人名，自是北宋人作。

余家世好蓄古兵器，故煬帝事亦詳備，皆他書不載之文，乃編以成記，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聞故也。

煬帝生於仁壽二年，有紅光竟天，宮中甚驚，是時牛馬皆鳴。帝母先是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飛墮地，尾輒斷。以其事奏於帝，帝沉吟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臨軒，愛玩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文帝自茲雖愛帝，絕無易儲之意。帝十歲，好觀書。古今書傳，至於藥方，天文，地理

，技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偏忍，陰默疑忌，好用鉤陷人情深淺焉。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餘不通兩宮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吾得志，吾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維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無立他人，吾若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背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之，死目不合。』帝因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力氣哽塞，因而向內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啾啾有聲。』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已乃不發。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爲百官曰：『文帝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次，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執之乃上。百

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交作大家，即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侍宴內殿，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撻焉。帝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帝與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色。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堂堂威儀。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諧，輒爲素抑。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當夷其九族。』素未病前，入朝出，見文帝坐車中，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之曰：『吾必死。見文帝，如何語之。』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土石爲山，鑿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禽獸草木，驛至京師。

## 銅臺進梨十六種：

黃色梨

紫色梨

玉乳梨

臉色梨

甘棠梨

輕消梨

蜜味梨

墮水梨

圓梨

木唐梨

坐國梨

天下梨

水全梨

玉沙梨

沙味梨

火色梨

陳留進十色桃：

金色桃

油光桃

銀桃

烏蜜桃

餅桃

粉紅桃

胭脂桃

迎冬桃

峴嵒桃

脫核錦紋桃

青州進十色棗：

三心棗

紫紋棗

圓愛棗

三寸棗

金槿棗

牙美棗

鳳眼棗

酸味棗

蜜波棗

缺

南留進五色櫻桃：

紛櫻桃

臘櫻桃

紫櫻桃

朱櫻桃

大小木櫻桃

蔡州進三種栗；

巨栗

紫栗

小栗

酸棗進十色李；

玉李

橫枝李

蜜甘李

牛心李

綠紋李

牛斤李

紅垂李

麥熟李

紫色李

不知熟李

揚州進；

楊梅

枇杷

江南進；

銀杏

榧子



湖南梅進三色梅：

紅紋梅

弄黃梅

二園威梅

閩中進五色荔枝：

綠荔枝

紫紋荔枝

赭色荔枝

丁香荔枝

淺黃荔枝

廣南進八般木：

龍眼木

梭木

榕木

橘木

胭脂木

桂木

椴木

柑木

易州淺二十相牡丹：

赭紅

赭木

輕紅

坯紅

淺紅

飛來紅

袁家紅

起州紅

醉妃紅

起臺紅

雲紅

天外黃

一拂黃

鞭條黃

冠子黃

延安黃

先春紅

額風嬌

天下共進花卉草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起西苑十六院。

景明一

迎暉二

棲鸞三

晨光四

明震五

翠葉六

文安七

積珍八

影紋九

儀鳳十

仁智十一

清修十二

寶林十三

和明十四

綺陰十五

絳陽十六

帝自制名。每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嬪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市易。又鑿五湖，方四十里。

南曰迎陽湖

東曰翠光湖

西曰金明湖

北曰溧水湖

中曰廣明湖

湖中積土爲山，構亭殿，曲屈盤旋，廣袤數千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狹湖，通五湖，北海，俱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闕：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象鏡，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景好，輕彩望中斜。青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湖上柳，煙裏不勝垂。宿露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曾依依。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煙多玉相磨。  
 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尊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條帶不爲歌舞綬，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葩。浸葳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剪外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爛熳，插髮若相遮。水殿春寒激冷豔，玉軒清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宜身。輕恨昨離金殿侶，相將今是採蓮人，清唱滿蘋蘋。  
 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瑄朱絃聞晝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釵從翠真。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線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豔奉杯盤。湖上風煙光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湖上水，流透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緩衆紋紅，蘋末起清風。  
 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

## 隋煬帝海山記下

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逕，翠蔭交合；金猿青鹿，麕輒成羣。自大內廚開爲御路、通西苑，夾道長松高柳。帝多幸范中無時。宿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游北海，惟宮人數十輩相隨。帝升海山殿。是時，月初騰騰，晚風輕輕，浮浪無聲，萬籟俱息。帝恍惚俄見水上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十六院中美人泊至。首一人先登贊道，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於後主博喜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戲時，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不已。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取當時樂以快平生，亦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至

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

隋室開茲水， 初心謀太奢。 一千里力役， 百萬民吁嗟。

水殿不復反， 龍舟興已遐。 鶴流備陡岸， 觸浪噴黃沙。

兩人迎客遡， 三月柳飛花。 日脚沉雲外， 榆梢噪暝鴉。

如今投子俗， 異日便無家。 且樂人間景， 休尋漢上槎。

東暄舟艤岸， 風細錦帆斜。 當處無後利， 千古壯京華。

帝觀書，怫然慍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安爾知！吾開渠爲後人之利。

』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始終更不若我。』帝乃起而逐

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

其已死。帝兀坐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

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陰橫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

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泊曉看之，

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日，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自於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至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范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崩揚州，一日，院妃來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赤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曰：「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解書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時與蕭后同見此魚之額上朱字猶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有角字焉。蕭后曰：「鯉有角，乃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入沉水中。大業四年，道州貢倭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敏給。帝尤愛之，常從帝游，終不得入宮。帝曰：「爾非宮中物。」義乃自宮。帝

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帝內寢。義多臥榻下，帝游湖海回，義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營院。時夏氣喧煩，院妃牛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爾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覺，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苦，乃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抱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而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妾驚呼人救帝。久方覺。』帝性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隋乃亡。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置，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舟初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掌理。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捨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我好看西苑，無令使後人笑吾不解裝點景趣也。』左右聞此語，亦驚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歌曰：



我兄征遼東，  
餓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困隋隄道。

方今天下飢，  
路糧無些少。  
前去三十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  
幽魂泣煙草。  
悲損閨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憫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帝聞其歌，遂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徊徨，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有來者，在路，兵奪其貨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涕泣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坐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便殿，抱膝俛首不語。乃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吾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貴幸。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墜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

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

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金馬，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隳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自。還往民間，頗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遍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踴貴。乘輿還往。行幸無時。兵士時從，常踰數萬。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百姓，存者無幾。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殍盈郊，狗彘厭人之肉，烏鳶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如山。膏塗野草，狐鼠特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殘民削落，

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情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隨令賜死。臣下相顧，緘口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高位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過惡，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方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燦。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帝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厦將傾，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

帝方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尙猶蔽飾已過。陛下平日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

「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畿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之。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特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伺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我？」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旁，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薄衣小寒，有詔宮人悉絮袍袴，帝自臨視之，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第，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見今兩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死亦無門。臣已萌逆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況人主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絕。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

## 煬帝迷樓記

佚名

見原本說部三十二卷，又古今逸史及古今說海博收錄之。唐人說書誤爲韓偓作。因馮巖置（一稱作羅子毅又名墨怒齋）擬以入隋煬賦正，遂得紛售於世。而使煬帝成爲俚巷俗人中，最熟悉的一個奢驕的君王。

煬帝晚年。尤沈迷女色。他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地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無外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召而問之。昇曰：『臣先乞奏圖。』後數日，進圖。帝披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其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

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棟下，玉獸蹲乎戶旁，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云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闕礙女子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語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動搖，帝尤喜悅。帝語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帝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而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

懸於閣中。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八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子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算容也，勝繪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沈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繼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它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恩薄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嘗一自宮以待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游宴于其中。非元日大辰，陛下何嘗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宴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

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憊也。臣聞古者有野叟獨歌舞於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叟曰：『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全完。吾今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老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其人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章龍委鳳，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竊爾微軀，難圖報效，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宮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將安用也。』乃復入迷樓。宮女無數，後宮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女候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盤跡，芳草漸成科。隱隱聞蕭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



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開花柳，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舉。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颯好，誰識是天眞。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遣意云：「祕洞扁仙卉，雕甍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背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人骨清，獨臥愁空房。遲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疏遠，妾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觀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李。」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遺汝入後宮擇女入迷樓，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

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千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數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脈煩盛，真元太虛，多引飲，即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以爲盤，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靜夜抗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歌之耶？」宮女曰：「臣有弟，民間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人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它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變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它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大驚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孟前

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 煬帝開河記

佚名

錄於原本說部卷四十四。又，字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書錄一卷，注云佚名。

雖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游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烟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爲陳王時，守鏡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烟爲美景，視榮貴若深窵。豈期久有臨軒，萬幾在務，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欲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

然。翌日與大臣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方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有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意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將王離吠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入水，東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况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敕，朝堂如有諫朕不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為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為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孤辛達代李淵為開渠副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條渠新所署，命之為卜渠（古祇有此卜字，開封城乃卜邑，）因名其府署為卜渠上源傳舍也。（傳舍，驛名。因卜渠此處起首，故號卜渠上源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者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

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少，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曉卒五萬人，各執杖爲督工夫，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雕沒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其年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舂鍤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肅淨。漆燈晶燭，照耀如畫。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槨，如豪家之葬。其促工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而出，覆其面，過腹胸下裹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持節署玉祝。并白壁

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窗牖間，吹樂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担拖鋤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蹂踐如蜂屯蟻聚。數日，達雍邱。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偃僕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莫述。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吾言你十二郎，還白壁一雙、爾當資于天（場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壁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屈雍邱，以獻於麻都護，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壁。又不曉其言，慮夫洩於外，乃斬以滅口。然後于雍邱起工。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塋城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節，羣夫下窺，有燈火燄燄。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真荆鼎之遺也。」命繫去邪腰，下鈞，約數

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臣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坐來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堦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廢來（阿廢，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貌醜異魁奇，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毛皮，爲國中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搗其腦。一擊，猝然有聲如牆崩，其鼠大叫若雷吼。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階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廢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你不伐吾城，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



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蹶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具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茅屋，已失所在。時麻都護已至甯陽縣。去邪見叔謀，具言其事。元來去邪入幕後，其募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痛，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搗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甯陵縣。患風痺，起坐不得。帝令大醫令巢元方往治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已痊，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櫛擘而食之，謂曰含酥櫛。鄉村獻羊羔者日數千人，皆厚酬其直。夷陵下馬村民陶郎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狠。以祖父瑩城傍河

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詒郎兒，郎兒乘醉泄其事。及寤，叔謀乃以金十兩與郎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城。郎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甯陵睢陽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罇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辛達知之，潛令人收孩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做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母子於櫃中，兼之，全家乘櫓圍守。至天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旣達睢陽界，有濠梁使陳佑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惟出腰斬。令狐辛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道毀城，乃以贖金三千兩，家獻叔謀，未有楊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故老相傳云

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非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贈奉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絲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來。倘將軍借其方便，迴護此城，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况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候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基。豈可偶爲逸遊，至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使者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于王前。王乃敕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臣等無心。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命。」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銅汁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其衣，惟留積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

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但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窟而獻金三千兩。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幸達知之，累上表，亦爲段遠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鋼鐵也。四面掘去其土，唯見鐵。墓旁安石門，扇銷甚嚴。用鄴陽民計，撥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餘步，二童子當前云：「偃王顯候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鎔衣，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域，當于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倘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又視之，印文乃「百代帝王受命玉印」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乃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

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日譏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至徐州，朝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餘萬，下寨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述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述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續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勉國公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穎爲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弼諫曰：「臣開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發其言。宇文述在側，乃贊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弼怒，以象簡擊宇文述。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酢死。高穎亦不行。宇文述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渠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

萬人。其部役兵士舊兵五萬，折二萬三千人。工既畢，上言於帝。遣決汴口，注水入汴渠。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蓋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吳越間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織，卽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夏，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于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柳護河隄；二乃牽船之人，護其陰涼；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萬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錫帆過去，香聞十里。既過雍邱，漸達寧陵界。水勢漸緊，龍船阻礙，牽駕之人，費力轉甚。時有虎賁

郎將鮮于俱羅爲護糧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邱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往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爲開河夫。死作抱沙鬼。」又埋却五萬餘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迴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于後獄。急使宣令狐辛達詢問其由，辛達奏：自甯陵便爲不法，初食羊櫛，後啗嬰兒；養賊陶郎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達奏？」辛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橐間，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遺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述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述曰：「必是遣

賊竊取之矣。」帝矇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浮寶，明日盜吾首矣。」辛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郎兒盜人之子，恐國寶郎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臺署於雒陽。并收陶郎兒全家，令郎兒具招入內盜寶事。郎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責段達所收令狐辛達奏章卽不奏之罪。案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述。述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遺賊盜寶，擅移開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工，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敕未至間，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意，往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騙於河之北岸，斬爲三段。郎兒兄弟五人，並家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使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 張謹 徐鉉

戰國神錄，據鄭樵註中云，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仕南唐爲吏部尚書，後隨李煜歸宋，爲太子率令。淳化二年坐甲子謫，繼行軍司馬，卒於官，年七十六。庶與弟維，同有聲於江左，號「二徐」。鉉著有藏書集及稽神錄。在宋預修太平廣記。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老父亦不見。爾日，宿近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輒靚妝盛服，

云「召胡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卽爲書符施簷戶間，是日晚間，簷間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爲奴矣。」遂寂然。謹復書數符，病卽都差。主人遺絹數十疋以謝之。謹嘗獨行，既有重齋，須得僱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請謹，自稱曰德兒，歸寶，「書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愚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爲奴，如役汝父。」因絕走。謹駭怒逐之。其行如風，德兒不見。既而德兒亦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裏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爲耕夫邀於同伴，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寶也。汝之爲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齋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情於汝乎？」

因擲行李遺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卽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得去。自爾遂絕書符矣。

## 韓湘子 佚名

本篇出宋劉斧秀才所編之青瑣高議前集九卷中書部凡前集後集別集三部，共二十七卷。此外，他尚作有輪府名談二十五卷，又述遺二十卷。按青瑣高議原爲二十卷，見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中。有明魏夢錫刊本，今頗不易得之。近董儀校刊士禮居寫本，又得見宋志所無之別集七卷。再韓湘子有註云：「湘子作詩畫文公」今刪。

韓湘字清夫，唐韓文公之姪也。幼養於文公門下。文公諸子皆力學，惟湘落拓不羈，見書則擲，對酒則醉，醉則高歌。公呼而教之曰：「汝豈不知吾生孤苦，無田園可歸。自從發志，磨激得官，出入金闈玉殿，家粗豐足。今且觀書。是吾不忘初也。汝堂堂七尺之軀，未嘗讀一行書，久遠何以立身！不思之甚也！」

湘笑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公曰：『是有異聞乎？可陳之也。』湘曰：『亦微解作詩。』公曰：『汝作言志詩來。』湘執筆略不構思而就，曰：

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  
深夜流瓊液，凌晨散綠霞。

琴彈碧玉調，爐爇白硃砂。  
寶鼎存金虎，丹田養白鴉。

一壺藏世界，三局斬妖邪。  
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

公見詩詰之曰：『汝虛言也，安爲用哉！』湘曰：『此皆塵外事，非虛言也。公必欲驗，指詩中一句，試爲成之。』公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公適開宴，湘預未坐，取土聚於盆，用籠覆之，巡酌間，湘曰：『花已開矣。』舉籠見巖花二朵，類世之牡丹，差大而豔美，葉綠翠軟，合座驚異。公細視之，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詩曰：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公亦莫曉其意。飲罷，公曰：『此亦幻化之一術耳。非真也。』湘曰：『事久乃驗。』不久，湘告去，不可留。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一日，途中，公方憊倦，俄見一人冒雪而來。既見，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捨吾乎？』因泣下。湘曰：『公憶向日花上之句乎？乃今日之驗也。』公思少頃，曰：『亦記憶。』因詢地名，卽藍關也。公歎曰：『今知汝異人，乃爲汝足成此詩。』詩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葬江邊。

乃與湘同宿傳舍，通夕議論。湘曰：『公排二家之學，何也？道與釋，遺教久矣。公不信則已，何銳然橫身獨排也。焉能俾之不熾乎？故有今日之禍。湘亦其人也。』公曰：『豈不知二家之教，然與吾儒背馳。儒教則待英雄才俊之士，

行忠孝仁義之道。昔太宗以此寵絡天下之士，思與之同治。今上惟主張二教，處己以信事之，恐吾道不振，天下流入於昏亂之域矣，是以力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醜也。」公與湘途中唱和甚多。一日，湘忽告去，堅留之不可。公爲詩別湘曰：

未爲世用古來多，  
如子雄文世孰過。  
好待功成身退後，  
却抽身去臥煙蘿。

湘別公詩曰：

舉世都爲名利役，  
吾今獨向道中醒。  
他時定見飛昇去，  
衝破秋空一點青。

湘謂公曰：「在瘴毒之鄉，難爲保育。」乃出藥曰：「服一粒，可禦瘴毒。」公謂湘曰：「我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但得生入玉門關足矣。不敢復希富貴。」湘曰：「公不久卽歸，全家無恙。當復用於朝矣。」公曰：「此別復有相見。」

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其說焉。

## 韓魏公 佚名

出前人編寶瓊高讓後集卷二，有注云，「不詳碎委燒燬人」，今刪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送玉盞二隻，云：耕者人壞冢而得。表裏無纖瑕，世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潛使且將用之酌勸。爲一吏誤觸倒，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有時數存焉。」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客皆歎服公之寬厚。公帥定武時，嘗夜作書，令一兵持燭於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少頃，開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吏答之，極呼視之，曰：「勿較，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其



度量。

## 王榭 佚名

出前人編同書別集卷四，有注云，「風濤飄入烏衣國，」今刪；按劉禹錫之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來王謝老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篇改謝爲榭，指爲人名，且以烏衣爲燕子國名，實多強牽之說，今引之備作參攷。

唐王榭，金陵人，家巨富，祖以航海爲業。一日，榭具大船，欲之大食國。行踰月，海風大作。驚濤際天，陰雲如墨，巨浪走山，鯨鼈出沒，魚龍隱現，吹波鼓浪，莫知其數。然風勢益壯，巨浪一來，身若上於九天，大浪既回，舟若墜於海底。舉舟之人，輿而復顛，顛而又仆。不久，舟破，獨榭一板之附，又爲風濤飄蕩。閉目則魚怪出其左，海獸浮其右，張目呀口，欲相吞噬。榭閉目待死而

已。三日，抵一洲，捨板登岸，行及百步，見一翁媪，皆皂衣服，年七十餘。喜曰：『此吾主人郎也，何由至此？』樹以實對。乃引到其家。坐未久，曰：『主人遠來，必甚餒。』進食，殺皆水族。月餘，樹方平復，飲食如故。翁曰：『至吾國者必先見君。向以郎倦。未可往，今可矣。』樹諾，翁乃引行三里，過閭闔，民居亦甚煩會。又過一長橋，方見宮室臺榭，連延相接，若王公大人之居。至大殿門，闈者入報。不久，一婦人出。服顏美麗，傳言曰：『王召君入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女人立，王衣皂袍烏冠。樹叩殿階。王曰：『君北渡人也，禮無統制，無拜也。』樹曰：『既至其國，豈有不拜乎？』王亦折躬勢謝。王喜，召樹上殿。賜坐，曰：『卑遠之國，賢者何由及此？』樹以風濤破舟，不意及此，惟祈王見矜。曰：『君舍何處？』樹曰：『見居翁家。』王令急召來。翁至，曰：『此木鄉主人也。凡百無令其不如意。』王曰：『有所須，但論。』乃引去，復寓翁家。翁有一女，甚美色，或進茶餌，簾牖間偷視，私願亦無避忌，翁一日，

召榭飲，半酣，白翁曰：「某身居異地，賴翁母存活，旅况如不失家，爲德甚厚。然萬里一身，憐憫孤苦，寢不成寐，食不成甘，使人鬱鬱。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翁曰：『方欲發言，又恐輕冒，家有小女，年十七，此主人家所生也。欲以結好，少適旅懷，如何？』榭答：『甚善。』乃擇日備禮，王亦遣酒殺采禮，助結姻好成親。榭細視女，俊目狹腰，杏臉紺髻，體輕欲飛，妖姿多態。榭詢其國名，曰：『烏衣國也。』榭曰：『翁常目我爲主人，卽我亦不識。昔所不役使，何主人云也？』女曰：『君久卽自知也。』後常飲燕，在席之間。女多淚眼畏人，愁眉蹙黛。榭曰：『何故？』女曰：『恐不久睽別。』榭曰：『吾雖萍寄，得子亦忘歸，子何言離意？』女曰：『事由陰數，不由人也。』王召榭宴於賓殿，器皿陳設，俱黑，亭下之樂亦然。杯行樂作，亦甚清婉，但不曉其曲耳。王命玄玉杯勸酒曰：『至吾國者，古今止兩人。漢有梅成，今有足下，願得一篇爲異日佳話。』給箋，榭爲詩曰：

基業祖來與大船，萬里梯航慣爲客。今年歲運頓衰容，中道偶然罹此厄。巨風迅急若追兵，千疊雲陰如黑色。魚龍吹浪泣血腥，全舟靈葬魚龍宅。陰火連空紫焰飛，直疑浪與天相拍。鯨目光連半海紅，鼉吼波湧掀大白。桅檣倒折海底開，聲若雷霆以分別。隨我神助不沉淪，一板漂來此岸側。君恩雖重賜宴頰，無奈旅人自悽惻。引領鄉原常涕零，恨不此身生羽翼。王覽詩欣然曰：『君詩甚好，無苦懷家，不久令歸。雖不能羽翼，亦令君跨烟霧。』宴回，各人作詩。女曰：『末句何相讓也？』樹亦不曉。不久，海上風和日暖，女泣曰：『君歸有日矣！』王遣人謂曰：『君某日當回，宜與家人敘別。』女置酒但悲泣，不能發言，兩洗嬌花，露沾弱柳，綠慘紅愁，香消膩瘦。樹亦悲感。女作別詩曰：

從來歡會惟憂少，自古恩情到底稀。

此夕孤幃千載恨，夢魂應逐北風飛。

又曰：『我自此不復北渡矣。使君見我，非今形容，且將憎惡之，何暇憐我愛我，見君亦有嫉妬之情，今不復北渡，願老死於故鄉。此中所有之物，卽俱不可持去，非所惜也。』令侍中取凡靈丹來，曰：『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死未逾月者，皆可使之更生。其法用一明鏡，致死者胸上，以丹安於項。以東南艾枝作柱灸之，立活。此丹海神祕惜，若不以崑崙玉盒盛之，卽不可逾海。』適有玉盒，并付之以繫榭左臂。大慟而別。王曰：『吾國無以爲贈，』取箋詩曰：

昔向南溟浮大舶，  
漂流偶作吾鄉客。

從茲相見不復期，  
萬里風烟雲水隔。

榭辭拜，王命取飛雲軒來。既至，乃一烏菟兒耳。命榭入其中，復命取化羽池水灑之，其菟乘。又召翁媪扶持榭回。王戒榭曰：『當閉目，少息卽至君家。不爾，卽墮大海矣。』榭合目但聞風聲怒濤。既久開目，已至其家，坐堂上，四顧無人，惟樑上有雙燕呢喃。榭仰視，乃知所止之國，燕子之國也。須臾，家人

出相勞問，俱曰：『聞爲風濤破舟，死矣！何故遽歸？』樹曰：『獨我附板而生。』亦不告所居之國。樹惟一子，去時方三歲，不見，乃問家人。曰：『死已半月矣。』樹感泣，因思靈丹之言，命開棺取尸如法灸之，果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之間。樹招之，飛集於臂，乃取細紙書一絕繫於尾云：

誤到華胥國裏來， 玉人終日重憐才。

雲軒飄去無消息， 淚灑臨風幾百回。

來春，燕來，徑泊樹臂，尾一小束，取視，乃詩也。有一絕云：

昔日相逢真數合， 而今睽隔是生離。

來春縱有相思字， 三月天南無燕飛。

樹深自恨。明年亦不來。其事流傳衆人口，因目樹所居處爲烏衣巷。劉禹錫

金陵五詠，有烏衣巷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榭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卽知王榭之事非虛矣

流紅記 張實

見齊瓊高隱前集卷五，題下原有註云：「紅澗題詩取韓氏，」今刪。

唐僖宗時，有儒士于祐，晚步禁衢間。於時萬物搖落，悲風索秋，飄陽西傾，羈懷增感。視御溝，浮葉續續而下。祐臨流浣手。久之，有一股葉，差大於他葉，遠視之，若有墨跡載於其上。浮紅泛泛，遠意綿綿。祐取而視之，果有四句題於其上。其詩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閑。

殷勤謝紅葉，  
好去到人間。

祐得之，蓄於書笥，終日詠味，喜其句意新美，然莫知何人作而書於葉也。



因念御溝水出禁掖，此必宮中美人所作也。祐但寶之，以爲念耳，亦時時對好事者說之。祐自此思念，精神俱耗。一日，友人見之，曰：『子何清削如此？必有故，爲吾言之。』祐曰：『吾數月來，眠食俱廢。』因以紅葉句言之。友人大笑曰：『子何愚如是也。彼書之者，無意於子。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雖思愛之勤，帝禁深宮，子雖有羽翼，莫敢往也。子之愚，又可笑也。』祐曰：『天雖高而聽卑，人苟有志，天必從人願耳。吾聞牛仙客遇無雙之事，卒得古生之奇計。但思無志耳，事固未可知也。』祐終不廢思慮，復題二句、書於紅葉上云：

曾聞葉上題紅怨，  
葉上題詩寄阿誰？

置御溝上流水中，俾其流入宮中。人爲笑之，亦爲好事者稱道。有贈之詩者，曰：

君思不禁東流水，  
流出宮情是此溝。

祐後累舉不捷，迹頗羈倦，乃依河中貴人韓泳門館，得錢帛稍稍自給，亦無

意進取。久之，韓泳召祐謂之曰：『帝禁宮人三千餘得罪，使各適人。有韓夫人者，吾同姓，久在宮。今出禁庭，來居吾舍。子今未娶，年又踰壯、困苦一身，無所成就，孤生獨處，吾甚憐汝。今韓夫人篋中不下千緡，本良家女，年纔三十，姿色甚麗。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席伏地曰：『窮困書生，寄食門下，晝飽夜溫，受賜甚久。恨無一長，不能圖報，早暮愧懼，莫知所爲。安敢復望如此。』泳令人通媒灼，助祐進羔雁，盡六禮之數，交二姓之歡。祐就吉之夕，樂甚。明日，見韓氏裝囊甚厚，姿色絕艷。祐本不敢有此望，自以爲誤入仙源，神魂飛越。既而韓氏於祐書篋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以實告。韓氏復曰：『吾於水中亦得紅葉，不知何人作也。』乃開篋取之，乃祐所題之詩，相對驚歎感泣久之。曰：『事豈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韓氏曰：『吾得葉之初，嘗有詩，今尙藏篋中。』取以示祐。詩云：

獨步天溝岸，  
臨流得葉時。

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

聞者莫不歎異驚駭。一日，韓泳開宴召祐泊韓氏。泳曰：『子二人今日可謝媒人也。』韓氏笑答曰：『吾與祐之合，乃天也，非媒氏之力也。』泳曰：『何以言之？』韓氏索筆爲詩，曰：

一聯佳句題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

今日却成鴛鴦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泳曰：『吾今知天下事無偶然者也。』僖宗之幸蜀，韓泳令祐將家僮百人前導。韓以宮人得見帝，具言適祐事。帝曰：『吾亦微聞之。』召祐，笑曰：『卿乃朕門下舊客也。』祐伏地拜，謝罪。帝還西都，以從駕得官，爲神策軍虞候。韓氏生五子三女，子以力學俱有官，女配名家。韓氏治家有法度，終身爲命婦。宰相張潯作詩曰：

長安百萬戶，御水日東注。  
水上有紅葉，子獨得佳句。

子復題脫葉，流入宮中去。深宮千萬人，葉歸韓氏處。

出宮三千人，韓氏籍中數。回首謝君恩，灑洒胭脂雨。

寓居貴人家，方與子相遇。通媒六禮具，百歲爲夫婦。

兒女滿眼前，青紫盈門戶。茲事自古無，可以傳千古。

議曰：流水，無情也。紅葉，無情也。以無情寓無情而求有情，終爲有情者得之，復與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聞也。夫在天理可合，雖胡越之遠，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則雖比屋鄰居，不可得也。悅於得，好於求者，觀此，可以爲誠也。

## 趙飛燕別傳 秦醇

載於青瑣高議前集卷七及原本說郛三十三卷中。秦醇頗欲規撫唐人，然辭意稍劣。偶有一二佳句如蘭湯、昭儀坐其中，若三尺泉漫明玉。明胡應麟竟擊笏稱嘆，詫譽爲真古語，以爲「百世之下讀之，猶勃然爽」。秦醇作品存青瑣高議中者，除此篇外，尙有三篇。一即載錄之，譚意歌傳其餘爲御山經及溫泉記。

余里有李生，世業儒術。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見之。牆角破篋中有古文數冊，其間有趙后別傳，雖編次脫落，尙可觀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次以成傳，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踽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它人莫可學也。生在

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復引援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說，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亦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轎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後宮。后方與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遽驚出迎帝。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固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中有人嗽聲，帝乃出。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愛。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于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勝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帝曰：『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於湖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

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遽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固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聞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飢寒無聊，姊使我與鄰家女爲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次我，而自毀如此。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沒無定。或爾妾死，姊尙誰攀乎？」乃涕泣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視。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幃視，蘭蕙氤氳，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蕩，若無所主。帝詰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后矣。」趙后知帝見昭儀浴，益加寵幸，乃具湯浴

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后驟體，以水沃帝，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終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帝曰：『它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不足耶？』后曰：『妾昔在後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時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污御服，妾欲爲帝流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顧視嗟歎。昭儀知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逼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上器主受，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遺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盆寶、月脉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人懷。虹初貫日。應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



奏喜動顏色，答云：『因聞來奏，喜慶交集。夫婦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姪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惡來上，無煩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宮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姪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或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使問安否。而甫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及宮中人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吾欲爲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言已及期。子能我爲謀馬？若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洩，亦無害。』后曰：『可』。盛于都城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購之。以物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子所以死也。』臣今求子，載之器，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

之趨門，子復如此，盛終不敢入宮。後宮守門吏嚴密，因向壁衣事，故帝令加嚴之甚。盛來見后，具言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驚訝。或奏帝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姓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尙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宦者李守光奏帝。帝方與昭儀共食，昭儀怒，言於帝曰：『前者帝言自中宮來。今朱氏生子，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呼宮吏祭規曰：『急爲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我殺之。』規疑慮。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後宮，宮人孕子者盡殺之。後帝行步遲澀，頗氣憊，不能御昭儀。有方士獻大丹。其丹養于火百日，乃成。先以甕貯水，滿，卽置丹于水中，卽沸，又易去，復以新水。如是十日

，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幸昭儀。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將起坐，夜或仆臥。昭儀急起，秉燭自視帝，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昭儀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久失御。一夕，后寢，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不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后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鱸，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冰寒之苦。」」乃大慟。後北鄰大月王獵于海，見一巨龜出于穴上，首猶貫玉釵，顛望波上，倦倦有戀人之意，大月王遣使問梁武帝，武帝以昭儀事答之。

## 譚意歌傳 奏醇

出前舉書別集卷二，本無「傳」字，係今加之。顧下有註云：「詔英奴才華秀色，」今刪。意歌或作意哥，（見正文中）不卜孰爲正確。據云唐有類似薛濤之流者，名譚意歌，然今不可考之矣。

譚意歌小字英奴。隨親生於英州。喪親，流落長沙，今潭州也。年八歲，母又死，寄養小工張文家。文造竹器自給。一日，官妓丁婉卿過之，私念苟得之，必豐吾屋。乃召文飲，不言而去。異日復以財帛貶文，遺顧稠慙。文告婉卿曰：「文廛市賤工，深荷厚意。家貧，無以爲報。不識子欲何圖也？子必有告，幸請言之。願盡愚圖報，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誠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懇言，吾方敢發。竊知意哥非君之子。我愛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

子，異日亦獲厚利。無使其居子家，徒受寒饑。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從命。」是時方十歲，知文與婉卿之意，怒詰文曰：「我非之子，安忍棄於家媼家乎？子能嫁我，雖貧窮家，所願也。」文竟以意歸婉卿。過門，意哥大號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萬里，勢力微弱，年齒幼小。無人情救，不得從良人。」聞者莫不嗟憫。婉卿日以百計誘之。以殊翠飾其首，輕煖披其體，甘辭足其口，既久益勤，苦慈母之待嬰兒。辰夕浸沒，則心自愛奪，情由利遷。意哥忘其初志，未及笄，爲擇佳配。肌清骨秀，髮紺眸長，蕙手纖纖，宮腰弱弱，獨步於一時。車馬駢溢，門館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筆。年少千金買笑，春風惟恐居後，郡官宴聚，控騎迎之。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意先至府醫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廳拜公，及美髯可愛，公因笑曰：「有句，子對能乎？」及曰：「願聞之。」公曰：「醫士拜時鬚拂地。」及未暇對答，意從旁曰：「願代博士對。」公曰：「可」，意曰：「郡侯宴處暮侵天。」公

大喜。意疾既愈，庭見府官，多自稱詩酒于刺。蔣山見其言，頗笑之。因令其對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後顏添粉。』意乃執其公裳袂，對曰：『木槩秋來也著緋。』公且慚且喜，衆口嗒然稱賞。魏諫議之鎮長沙，遊岳麓時。意隨軒。公知意能詩，呼意曰：『子可對吾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青障，』意對曰：『紅袖人，扶下白雲。』公喜。因爲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爲之名字，榮踰萬金之賜。』劉相之鎮長沙，云一日登碧湘門納涼，幕官從焉。公呼意對。意曰：『某，賤品也，安敢敵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爾時迤迤望江外湖濱間，竹屋茅舍，有漁者攜雙魚入脩巷。公相曰：『雙魚入深巷。』意詩曰：『尺素寄誰家。』公喜，饜美久之。他日，又從公軒遊岳麓，歷抱黃洞望山亭吟對，坐客畢和。意爲詩以獻曰：

真仙去後已十載，

此構危亭四望餘。

靈跡幾迷三島路，

舞高空想五雲車。

清猿啼月千巖曉，

古木吟風一徑斜。

鶴駕何時還古里，

江城應少舊人家。

公見詩愈驚歎，坐客傳觀，莫不心服。公曰：「此詩之妖也。」公問所從來，意哥以實對。公愴然憫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勞。今幸遇公，倘得脫籍爲良人箕帚之役，雖死必謝。」公許其脫。異日，詣投牒，公諾其請。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意一見謂人曰：「吾得婿矣。」人詢之，意曰：「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張聞之，亦有意。一日，張約意會於江亭。于時亭高風怪，江空月明。陡帳垂絲，清風射牖，疏簾透月。銀鴨噴香。玉枕相連，繡衾低覆，密語調簧，春心飛絮。如仙葩之並蒂，若雙魚之同泉，相得之歡，雖死未已。翌日，意盡挈其裝囊歸張。有情者贈之以詩曰：

才識相逢方得意，

風流相遇事尤佳。

牡丹移入仙都去，

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意乃治行，餞之郊外。張登途，意把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貴，誠非佳婚。况室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慟，乃捨去。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音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宜保愛。遊旅都輦，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企望回轅，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所思。茲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

瀟湘江上探春回，

消盡寒冰落盡梅。

願得兒夫似春色，

一年一度一歸來。



險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娉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權杏吐紅，舊燕初歸，煖爲己囁。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語，不覺淚冷。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嘗面告，固匪自欺。君不能遠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援，其無口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願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雖禿十兔毫，罄三江楮，亦不能口茲稠疊，上凜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硯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己。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闕，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蓋欲據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密意，翠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晝，灑淚何言。

牡丹移入仙都去

從此湘東無好花。

幾二年，張調官，復來見。意乃治行，餞之郊外。張登途，意把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貴，誠非佳婚。况室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慟，乃捨去。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昔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宜保愛。逆旅都輦，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金望回轅，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所思。茲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

瀟湘江上探春回，

消盡寒冰落盡梅。

願得兒夫似春色，

一年一度一歸來。

踰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娶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檻杏吐紅，舊燕初歸，煖鶯已囀。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話，不覺淚冷。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嘗而告，固匪自欺。君不能遠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援，其無口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糜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雖禿十兔毫，罄三江楮。亦不能口茲稠曼，上覓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硯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己，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闕，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蓋欲據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密意，翠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晝，灑淚何言。

## 又作長相思令一首：

舊燕初歸，梨花滿院，迤邐天氣融和。新晴巷陌，是處輕車轎馬，撲飲笙歌。荷貧人非，對佳時，一向樂少愁多。遠意沉沉，幽閨獨自翠蛾。正消黯無言，自感凭高遠意，空寄烟波。從來美事，因甚天教兩處多磨？開懷強笑，向新來寬却衣羅。似恁地人懷憔悴，甘心總爲伊呵。

張得意書辭。情惊久不快，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有情者莫不嗟歎。張內通慈親之教。外爲物議之非，更暮月，親已約孫賈殿丞女爲姻。定間已行，媒約素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張回腸危結，感淚自零。好天美景，對樂成悲，凭高悵望，默然自己。終不敢爲記報意。踰歲，意方知，爲書云：

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一入閨幃，克勤婦道，晨昏恭順，豈敢告勞。自執箕帚，三改歲月。苟有未至，固當垂海。遠此見棄，致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揆之天理，亦所不容。業已許君，不可貽咎。

。有義則金。常風服於前書，無故見離，深自傷於微弱。盟顯可歎，則不復道。稚子今已三歲，方能移步。期於成人，此猶可待。妾囊中尚有數百緡，當售附郭之田畝，日與老農耕耨別穰，臥漏復蠶，鑿井灌園。教其子知詩書之訓，禮義之重。願其有成，終身体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風館宇明月亭軒，賞心樂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懷。燕歸方初，宜君子之多喜，披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茲棄廢，莫敢凭高。思入白雲，魂遊天末。幽懷蘊積，不能窮極。得官何地。因風寄聲。固無他意，貴知動止。飲泣爲書，意緒無極。千萬自愛。

張得意書，日夕歎悵。後三年，張之妻孫氏謝世。湖外莫通信耗。會有客自長沙替歸，遇於南省書理間。張詢客意哥行沒，客撫掌大罵曰：「張生乃木石心也。使有情者見之，罪不容誅。」張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張之去，則掩戶不出，雖比屋莫見其面。聞張已別娶，意之心愈堅，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

給。治家清肅，異議纖毫不可入。親教其子。吾謂古之李住滿女，不能遠過此。吾或見張，當唾其面而非之。』張慚世久之，召客預於肆云：『吾乃張生。子責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親，勢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張君也。』久乃散。張生乃如長沙。數日，既至，則微服遊於肆，詢意之所爲，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詢其鄰，莫有見者。門戶滿灑，庭宇清肅。張固已惻然。意見張，急閉戶不出。張曰：『吾無故涉重河，跨大嶺，行數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見拒之深也，豈昔相待之薄歟？』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君宜去，無洗我。』張云：『吾妻已亡矣。曩者之事，君勿復爲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於此矣。』意云：『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門，則棄之也容易。君若不棄焉，君當通媒妁，爲行吉禮。然後敢聞命。不然，無相見之期。』竟不出。張乃如其請，納彩問名，一如秦晉之禮焉。事已，乃挈意歸京師。意治閨門，深有禮法，處親族皆有恩意，內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後又生一子，以進士登科。

，終身爲命婦。夫婦偕老，子孫繁茂。嗚呼，賢哉！

王幼玉記 柳師尹

戴晉公高隱前集卷十。有註云：「幼玉思柳富麗死，」今刪。

王生名真姬，小字幼玉，一字仙才，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於湖外，與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爲名娼，而其顏色歌舞，甲於倫輩之上。羣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幼玉更出於二人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

• 夏公酉（夏賢良名贖字公酉）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酉曰：「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郡侯張郎中公起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見之，嗟吁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今居於此，其名不得聞於天下。」顧左右取箋，爲詩贈幼玉。其詩曰：



眞宰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幽谷青。

清風暗助秀，雨露濡其冷。一朝居上苑，桃李讓芳馨。

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豔愁寂，寒芳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又詢其故。曰：『今之或工或商或農或賈或道或僧，皆足以自養。惟我儂塗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財。我思之愧赧無限。逼於父母姊弟，莫得脫此。倘從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婦也。』一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都人柳宮字潤卿，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吾夫也。』富亦有意室之。富方倦遊。凡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詭宮以語曰：『子若復爲嚮時事，吾不捨子，卽訟子於官府。』寄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於江上。幼玉泣曰：『過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爲今日之恨。』相與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異日當附子之先隴。』又謂宮曰：『我平生所知，雖而復合者甚衆。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財。』

帛，未嘗以身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金玉，他人無敢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悅深至，去又羈思不得會爲恨，因而伏枕。幼王日夜懷思，遣人待病。既愈，富爲長歌贈之云：

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燕息皆仙子。絕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衡陽市。陽嬌飛下九天來，長在娼家偶然耳。天姿才色擬絕倫，壓倒花衢衆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筍脫向青雲裏。紋履鮮花窄窄弓，鳳頭翅起紅裙底。有時笑倚小欄杆，桃花無言亂紅委。王孫逆目似勞魂，東隣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僮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鎮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王一見苦留心，殷勤厚遣行人祝。青羽飛來洞戶前，惟郎苦恨多拘束。儉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鬢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濃更密如綿。

自古美事多磨隔，無時兩意空懸懸。清宵長歎明月下，花時酒淚東風前。怨入朱絃危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託誰傳。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倪端蓄嗔怒。千金買醉囑傭人，密約幽歡鎮相誤。將刃欲加連理枝，引弓欲彈鷓鴣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顧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攜手同上烟霞路。富因久遊，親促其歸。幼玉潛往別，共飲野店中。玉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質。才色相得，誓不相捨，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質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遊，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醉高樓，詞曰：

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岸頭人獨立，畫船東去櫓聲遲。楚天低，同望處，兩依依。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

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裏腸在，一雙飛。

富唱其曲以沾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相與大慟。富乃登舟。富至麓下，以親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鏡洒涕。會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言幼玉近多病臥。富遽開其書疾讀，尾有二句云：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

富大傷感，遺書以見其意，云：

憶昔瀟湘之逢，令人愴然。嘗欲挈舟，泛江一往。復其前盟，敝其舊契。以副子念切之心，適我生平之樂。奈因親老族重，心爲事奪，傾風結想，徒自瀟然，風月佳時，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惚惚如有所失。憑酒自釋，酒醒，情思愈悵徨，幾無生理。古之兩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子與吾，兩不如意，則求偶也難。君更待焉，事不易知，當如所願。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猶能相遇，吾二人獨

不得遂，豈非命也。子宜勉強飲食，無使真元耗散，自殘其體，則子不吾見，吾何望焉，子書尾有二句，吾爲子終其篇。云：

臨流對月暗悲酸，  
覆立東風自怯寒。

湘水佳人方告疾，  
帝都才子亦非安。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

萬里雲山無路去，  
虛勞魂夢過湘灘。

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陷幽獄。後日當生兗州西門張遂家，復爲女子。彼家賣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可過見我焉。我雖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爲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爲恨。郎平日愛我手髮眉眼

。他皆不可寄附，吾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箇，郎來訪我，子與之。」後數日，玉郎果死。

議曰：今之娼，去就徇利，其他不能動其心。求瀟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幼玉愛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善諧音律者廣以爲曲，俾行於世，使係於牙齒之間，則幼玉雖死不死也。吾故敘述之。

## 梅妃傳 佚名

見于顧氏文勝小說及說部三十八卷中，唐人說書載之，題爲曹鄴撰，實係妄托也。其尾有無名氏跋，亦屬偽物。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以居蘭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

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宜。報言適履珠脫綴，繼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遶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願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闕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幃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



往也。」太真語益墜，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看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鳥。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覺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遣烏井翠鑄，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轡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閉繡衣之輕綠，苦寂寞於薰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颯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靜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

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致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詞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關，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

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銷雖似常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  
霧露狀。妃曰：「昔殿下蒙塵，妾殺亂兵之手。哀妾者，埋竹池東梅株傍。」上  
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  
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綉，盛以酒槽，附土三  
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  
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瀟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鄴杜之間，與倏少游。用  
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間  
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

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老而忮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宣，最後遁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明皇失邦，各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太中成年七月所喜，字亦端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略加修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 李師師外傳 佚名

本篇出琳瑯秘室叢書，作者姓名不可考，然此故事流傳民間極廣。前如大宋宣和遺事，後如水滸中書載之，然內容不完全相合。由黃廷鑑跋中，知張翥撰費耳集載有師師佚事兩則，今移錄於此，俾家參攷。再閱華書店有宋人小說選一冊，將此篇謄爲正文排印，殊堪令人發噁。而其誤謬，實由另一書中遺傳。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推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語。邦彥悉聞之，墜括成少年遊云。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復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彪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開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問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典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

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詞以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苜蓿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黃貫

朱勳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雌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良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狎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杜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心豔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纓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二十緡，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迎出，出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蜜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堯几臨窗，繆繡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愔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至後堂，陳列鹿炙鷄酥，魚膾羊臠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每進一餐，姥侍傍款語多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



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作。』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瀉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看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舉帷而入，一燈燄然，而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瑚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悞，勿怪。』帝於燈下凝矚物色之，幽恣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後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弗罪。』遂爲下幃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絛，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鸚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糕餅，任諸藥品。帝飲杏酥杯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

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魏幸 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曰：「洵時，夷吾族矣。」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 賜師 師蛇 附琴。蛇踞琴者，琴古而漆黧，則有紋如蛇之跡，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仍淡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顛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悅，爲寢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十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伏地：叩頭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況，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

樽爲帝壽。帝賜師師偶坐，命鼓所賜蛇蹲琴。爲弄梅花二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帝見所供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怪；諗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固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燠雪燈；芳苴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鸕鷀盃，琥珀盃，琉璃盃，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餠託寒具銀饌瓶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卽日賜師師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硃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刻谿綾紋

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良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表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闕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簾，鱗文蓐葉之蓆，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瑣珞一籠，毳錦數端，鸞毛縑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減遼廩區，大賈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鈔金千兩；良醴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縑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議坐。章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

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嬉嬉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池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是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關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魏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費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泣涕之汎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

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 綠珠傳 樂史

● 本篇亦出於琳瑯秘室叢書，未有胡語跋云：「舊本無撰人名氏，案馬氏經籍考、顧宋史官樂史撰」今與說部三十八卷，所錄相同。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隴。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趁，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湖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置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昭君也）。

。避晉文帝諱，改昭爲明。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僑御流涕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廡，加我閼（於連切）氏（晉支）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囊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話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崇又製懷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者千餘人，妝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鎔金爲鳳凰紋，結袖繞櫺而舞。款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紋色。佩聲輕者居前，紋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



崇出侍婢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狄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棹，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居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研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全。」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又以不完全而惜焉。牛僧儒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

短髮窄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細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漸矣。崇常刺荊州，規奪遠使，沈殺客商，所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蔣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遠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

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口；「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賂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發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閨奴傳詩於窈娘。窈娘得信悲泣，聚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閨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致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擬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詞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

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包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懷慷慨，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性，懷反覆之情，慕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梟夷之立見乎。

## 楊太真外傳 樂史

此書曾入唐人說著，實誤謬極矣。其原關係南唐宗統之樂史爲唐人故也。今取白顯氏文房小說。按樂史爲揚州宜興人，由南唐入宋，爲著作佐郎，出知砂州，以歐陽言爲三館編修，遷著作郎，直史館。後傳太常博士。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珙，蜀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父河南府士曹玄璣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白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清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

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儿山所作也。故劉禹錫詩有云：「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儿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下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隨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鏡，繫庫磨金琢成步搖，至統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

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靛（方孔反）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冊妃日，贈其父玄球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球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劍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鋹又居朝列。堂弟鑄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進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考奉詔勅。四方奇貨，僮僕，馳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貴妃，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鋹以下，約祿山爲

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宮趨過者，或答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劍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醜，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虢國照夜鏡，秦國七葉冠，國忠鑣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列榮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



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勳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佑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蒙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

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稻光以獻。妃既出，上慙然。至是，稻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附烏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搗。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候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苑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慧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畫紋袍賜之。上又諧宴王

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且，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玄宗在東都，夢一女，容貌隨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識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宮臨演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

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箏篋，張野狸箏篋，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  
 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  
 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會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  
 」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  
 邈邈渺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  
 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瑟瑟。紫玉笛  
 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具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  
 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  
 師長，待我與爾爲。」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  
 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  
 造盧流蘇之屬，以金細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繪綉麗，一時無比。  
 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

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以步聲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命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隱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調，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曰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

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能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癡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竊，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曠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珠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偃息樓事，至牀，觀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

。」「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  
 」「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  
 人也。」「吳官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  
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煙人也。」「喪眉人也。」「  
吹簫人也。」「笑豎人也。」「核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  
金谷人也。」「小鬢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  
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  
 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  
 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朵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  
 ：「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嫫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遽爲本  
 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  
 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 楊太真外傳下卷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宜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玄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



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吐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服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鶯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警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麗使（明麗者眼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持三杖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梳。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尙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暄，尙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尙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載，重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

國夫人。官爲造廟；卸製碑，及書。叔玄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培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培柳澄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終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宮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甃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墮烏，瑟瑟，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闔侍歌兒，相望而道。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人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嫵媚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袂服而去，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歎。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虢紹介；每一人約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

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犖，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獲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拚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衛士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

，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眈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劍，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練，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妹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迺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欹首而立。聖情昏默，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瓘（見素男也）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牆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

力士遂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纒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尙未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勅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擾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烏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宜勅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鬼字，卽鬼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

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殺之。而已自刎，不死。載於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於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不從。是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

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歎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矚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玲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僊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

，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既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觀之，但與傷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棋，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懸鷄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揮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獼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週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朵，再幸尚有香氣宛然。况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凄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處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門。



方士遣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曳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以還。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關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養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殺服氣，

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苗，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我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道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即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子死日，馬嵬媼得錦綉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並盡禍階而已。

## 潘辰 吳淑

原載吳正義江滄異人傳，今由水滸大典中輯出。吳淑由南唐入宋，任涇陽方員外郎。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事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巾中取一小葫蘆子，頃之極飲不竭。辰驚，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為詭異，世號之為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即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為戲。」令以物灑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為魚矣。

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屢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屢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屢曰：『可』。顧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既至，屢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訝。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故不可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 白萬州遇劍客 張齊賢

原載洛陽無極齋筆記，今據以校錄之。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卽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皇城，內園，洛苑，宮苑也。)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受代歸，歿於荆南。白性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遊行於酈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廷讓曰：『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在前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卽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墨色，黃鬚。廷讓至，黃鬚獨不起。客曰：『可拜。』

廷讓拜，黃鬚倨受，徐曰：『誰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屨處士。』黃鬚笑曰：『同爾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前，昇一案，臚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樹，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肉器。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與同來客，獨住款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床上取一短劍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劍，鏗然有聲。廷讓視之，意謂劍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他日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十七人，皆慳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如豬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具來。白兄弟迎接

之，延入。白俱投拜。黃鬚悉僣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鐵者。』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劍爾。』再取一。云：『此可。』乃令工磨之，黃鬚命取火箭至，引劍斷之，刃無復缺。黃鬚曰：『果稍堪爾。』以手擲，若劍舞狀。久之告去。廷海奇而留之。命止於廳側。待之甚厚。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忽一日，借一駿蹄暫出數日，徒步而來曰：『馬驚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馬至。又月餘，黃鬚謂廷讓曰：『於爾另處，借銀十錠，皮篋一，好馬一匹，僕二人，暫至華陽。週日，銀與馬却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僣財者：欲與，慮其不返。猶豫未決。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遂謝之，曰：『十錠銀，一馬，暫借小事爾。却是選人力，恐不稱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黃鬚不辭，上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測。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

至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昆仲，謂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買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之左右皆識之，聞於白。詰之，曰：『於華州，八十千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三數年後。有人陝州見之，蓋表善鍛者也。『白爲人平常厚貌深衷，未易輕信。黃鬣假劍術以惑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像，使人入山逢之，不敢爾思，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誌之，抑鑄鼎之類也。誠之，誠之。』



## 桑擇傳 歐陽修

出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

桑擇開封雍邱人，其兄備，本舉進士有名。擇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擇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父老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葬。擇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擇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

伏法。又嘗之郟城，馮尉方出捕盜，招擇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擇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滎池尉。嶧險古地多深山，而清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既擇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擇，將謀召出之。擇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提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擇幾不自免。擇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擇爲尉歲餘，改授右基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佑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擇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

爲。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爲作飲食，餽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輩。媼曰：『彼聞桑樸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樸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樸盡拘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吾桑樸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卒若干於某所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置關職。樸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怨，匿其關，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撥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誓，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樸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開門祇候樸曰：『是行也，

非獨吾功。位在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漸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賞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惲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常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慚其言。卒讓之，不聽。惲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惲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惲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惲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

諛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擇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讚而喜否。姑次第之。

雜識 會 眾

本篇出曾子固元豐類稿。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陷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擄陷。又遣楊敞，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

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爲賊所虜。楊暉，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物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請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乘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

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鄆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絨，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絨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爲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



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君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此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歷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乘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 盜智 費 衰

本篇見費補之之果德漫志。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矣。然盜之竊詐，實有出人意料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喜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棧不能止。爲盜凌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關關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間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殺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臾

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於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即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琴琴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甚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於外，既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即以百縑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己，不如殺之。卽拔刀斷其首隨墮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逃，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憑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纂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

觀，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 俠婦人 洪邁

見於洪邁所著夷堅志。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孀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關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他故南官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

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佑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客出，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常相尋。吾手製衲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寡，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覺，卽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

有大舟臨解維，客應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音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筓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敘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敷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

## 崔素娥 王鍾

本宮見補侍兒小名錄。作者王鍾字性之。

韋洵美先避，開平歲及第，受鄴郡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齎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妝束更衣，修絨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閑房君路歧，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度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等？』洵美且語之，欸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



之。洵美卽迹遁他所。

## 余媚娘 溫豫

見溫憲親之續補侍兒小名錄。

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郎，聞其美容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者，游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既歸二年，夫妻敦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殊麗，逾於媚娘。媚娘知而深怒之，密術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間，候希聲他出，即召舜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

## 狄氏廉布

本驚見廉布著清堂錄。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歡集，自諸王邸第，及君侯戚里，中貴人家，密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嚙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觀妝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耶，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若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

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耶！」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惟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值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價耶？」生亟曰：「四五千緡。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值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值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耶？姑留之，明日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朋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媼，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

乎？」狄氏赧面搖手曰：「不可。」尼懼曰：「非有他，但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殺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詛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幕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酬卮，卽自持酒酬生。生因徒坐擁狄氏曰：「爲子凡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欣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人，夜當與子會。」自是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

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值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值，且訟於官。』夫謬貽入詰。狄氏語塞曰，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勸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閉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大學時親見。

## 附錄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一，十二篇）

宋既平一字內，收諸國圖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內名士，或宣怨言，遂盡招之館閣，厚其廩餼。使修書，成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各一千卷；又以野史傳記小說諸家成書五百卷，目錄十卷，是爲太平廣記，以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三月奉詔撰集，次年八月書成表進，八月奉敕送吏館，六年正月奉旨雕印板（據宋會要及進書表），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乃收版貯太青樓，故宋人反多未見。廣記採撫宏富，用書至三百四十四種，自漢晉至五代之小說家言，本書今已散亡者，往往賴以考見，且分類纂輯，得五十五部，視每部卷帙之多寡，亦可知晉唐小說所敘，何者爲多，蓋不特稗說之淵海，且爲文心之統計矣。今舉較多之部於下，其

宋有雜傳記九卷，則唐人傳奇文也。

神僊五十五卷 女仙十五卷 異僧十二卷

報應三十三卷 徵應休(咎也)十一卷 定數十五卷

夢七卷 神二十五卷 鬼四十卷

妖怪九卷 精怪六卷 再生十二卷

龍八卷 虎八卷 狐九卷

太平廣記以李昉監修，同修者十二人，中有徐鉉，有吳淑，皆嘗爲小說。今

俱傳。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南唐翰林學士，從李煜入宋，官至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化二年坐累謫靜難行軍司馬，中塞卒于貶所，年七十六（九一六—九九一），事詳宋史文苑傳。鉉在唐時，已作志怪，歷二十年成稽神錄六卷，僅一百五十事，比修廣記，當希收采而不敢自專，使宋白問李昉，昉曰，「詎有徐率更言無稽者！」遂得見收。然其文平實簡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質，復無唐



人傳奇之纏綿，當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見長，而此道於是不復振也。

廣陵有王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溪浩氏爲牛，子當贖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東帛隨之以歸。（卷二）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瘦疾，轉相傳染，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卽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中，多得鱧鱖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爲漁人之妻，至今尙無恙。（卷三）

吳淑，徐鉉培也，字正儀，潤州丹陽人。少而俊爽，敏于屬文，在南唐舉進士，以校書郎直內史，從李煜歸宋，仕至職方員外郎，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九四七—一〇〇二），亦見宋史文苑傳。所著江淮異人錄三卷，今有從永樂大典

輯成本，凡二十五人，皆傳當時俠客術士及道流。行事大率詭怪。唐段成式作酉陽雜俎，已有盜俠一篇，敘怪民奇異事，然僅九人，至蒼萃諸詭幻人物，若爲專書者，實始於吳淑。明人鈔廣記僞作俠劍傳又揚其波，而乘空飛劍之說日熾；至今尙不衰。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總。一日坐牕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絪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且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汙。」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食，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且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

「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掉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宋代雖云崇儒，並容釋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故徐鉉吳淑而後，仍多變怪讖應之談，張君房之乘異記，（咸平元年序），張師正之括異志，孫田之異志（康定元年序），秦再思之洛中紀異，畢仲詢之幕府燕閒錄（元豐初作），皆其類也。迨徽宗惑于道士林靈素，篤信神仙，自號「道君」，而天下大奉道法。至于南遷，此風未改，高宗退居南內，亦愛神仙幻誕之書，時則有知興國軍歷陽郭象字次象作睽車志五卷，翰林學士鄱陽洪邁字景盧作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似皆嘗呈進以供上覽。諸書大都偏重事狀，少所鋪敘，與稽神錄略同，類夷堅志獨以著者之名與卷帙之多稱於世。

洪邁幼而強記，博極羣書，然從二兄試博學宏詞科獨被黜，年五十始中第，

爲敕令所刪定官。父皓曾忤秦檜，檜并及邁，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嘗接伴金使，頗折之，旋爲報聘使，以爭朝見禮不屈，幾被拘留，還朝又以使金辱命論罷，蔣起知泉州，又歷知吉州、贛州，婺州，建甯及紹興府，淳熙二年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一〇九六—一一七五）謚文敏，有傳在宋史。邁在朝敢於讜言，又廣見洽聞，多所著述，考訂辨證，並越常流，而夷堅志則爲晚年遺興之書，始刊於紹興末，絕筆于淳熙初，十餘年中，凡成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三甲至三癸各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卷帙之多，幾與太平廣記等，今惟甲至丁八十卷支甲至支戊五十卷三志若干卷，又摘鈔本五十卷及二十卷存。奇特之事，本緣希有見珍，而作者自序，乃甚以繁夥自憚，老則急於成書，或以五十日作十卷，妄人因稍易舊說以投之，至有盈數卷者、亦不暇刪潤，徑以入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一云），蓋意在取益，不能如本傳所言「極鬼神事物之變」也。惟所作小序三十一篇，什九「各出新意，不相複重」，趙與峕嘗

撮其大略入所著賓退錄（八），歎爲「不可及」，則於此書可謂知言者已。

傳奇之文，亦有作者：今訛爲唐人作之綠珠傳一卷，楊太真外傳二卷，卽宋樂史之撰也，宋志又有滕王外傳李白外傳許邁各史一卷，今俱不傳。宋字子正，撫州宜黃人，自南唐入宋爲著作佐郎，出知陵州，以獻賦召爲三館編修，又累獻所著書共四百二十餘卷，皆記敍科第孝弟神仙之事者，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出知舒州，知黃州，又知商州，復職後再入文館，掌西京勘磨司，賜金紫，景德四年卒，年七十八（九三〇—一〇〇七），事詳宋史樂黃日傳首。史又長起於地理，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徵引羣書至百餘種，而時雜以小說家言，至綠珠太真二傳，本皆萃稗史成文，則又參以輿地志語；篇末垂誠，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則宋人積傳如是，也於綠珠傳是明白：

……趙王倫亂常，孫秀使人求綠珠，……崇勃然曰，「他無所愛，綠珠不可得也！」秀自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

「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於是墜樓而死。崇業東市，後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緯，有鬪色，善吹笛，後入宋明帝宮中。今曰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昭村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故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異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有產女端姸者，七竅四肢多不具。異哉，山水之使然！……

……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志烈懷懷，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性，多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幸恩負義之類也。……

其後有亳州譚人秦醇字子復（一作子履），亦撰傳奇，今存四篇，見于北宋劉斧所編之青瑣高議前集及別集。其文頗欲規撫唐人，然辭意皆蕪劣，惟偶見一二好語，點綴其間；又大抵託之古事，不敢及近，則仍由士習拘謹之所致矣，故樂史亦如此。一曰趙飛燕別傳，序云得之李家牆角破篋中，記趙后入宮至自縊，復以冥報化爲大龜事；文中有「蘭湯」，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語，明人遂或鑿節詭爲真古籍，與今人爲楊慎偽造之漢雜事秘辛所感正同，所謂漢伶玄撰之飛燕外傳亦此類，但文辭殊勝而已。二曰驪山記，三曰溫泉記，言張俞不第還蜀，于驪山下就故老問楊妃逸事，故老爲具道；他日俞再經驪山，遇楊妃遣使相召，問人間事，且賜浴，明日敕吏引還，則驚起如夢覺，乃題詩于驛，後步野外，有牧童送酬和詩，云是前日一婦人之所託也。四曰譚意歌傳，則爲當時故事；意歌本良家子，流落長沙爲倡，與汝州民張正者相悅，婚約甚堅，而正迫于母命，竟別娶；越三年妻歿，適有客來自長沙，責正負義，凡述意歌之賢，遂

迎以歸，後其子成進士。意歌「終身爲命婦，夫妻偕老，子孫繁茂，」蓋襲蔣防之靈小玉傳，而結以「團圓」者也。

不知何人作者有大業拾遺記二卷，題唐顏師古撰，亦名隋遺錄。跋言會昌年間得于上元瓦棺寺閣上，本名南部烟化錄，乃隋書遺稿，惜多缺落，因補以傳；末無名，蓋與造本文者出一手。記起於煬帝將幸江都，命麻叔謀開河，次及塗中諸縱恣事，復造迷樓，意荒於內，時之人望，乃歸唐公，字文化及將謀亂，因論放官奴分直上下，詔許之，「是有焚草之變」。其敘述頽陵亂，多失實，而文筆明麗，情致亦時有綽約可觀覽者。

……長安實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駿冶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帝迎叢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探者異而貢之。……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于文字



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愁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一！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舞袖太慙生，緣愁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筵行。」帝大悅。……

……帝昏酒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游吳公宅鷓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鏡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詩詞未終，見韓擒虎驅青驄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蠹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又有開河記一卷，敘麻叔謀奉隋煬帝詔開河，虐民掘墓，納賄，食小兒，事發遂誅死；迷樓記一卷，煬帝晚年荒恣，因王義切諫。獨居二日，以爲不樂，復入宮。後聞童謠。自識運盡；海山記二卷，則始自降生，次及興土木，見妖鬼，幸江都，詢王義，以至遇害，無不具記。三書與隋遺錄相類，而敘述加詳，顧時雜俚語，文采遜矣。海山記已見於青瑣高議中，自是北宋人作，餘當亦同，今本有題唐韓偓撰者，明人妄增之。帝王縱恣，世人所不欲遭而所樂道，唐人喜言明皇，宋則益以隋煬，明羅貫中復撰集爲隋唐志傳，清褚人穫又增改以爲隋唐演義。

梅妃傳一卷亦無撰人，蓋見當時圖書有把梅美人號梅妃者，泛言唐明皇時人，因造此傳，謂爲江氏名采蘋，入宮因太真妬復見放，值祿山之亂，死於兵。有跋，略謂傳是大中二年所寫，在萬卷朱邊度家，今惟葉少蘊與予得之；末不署名，蓋亦即撰本文者，自云與葉夢得同時，則南渡前後之作矣。今本或題唐曹鄴撰，亦明人妄增之。

## 宋人之話本

宋一代文人之爲志怪，既平實而乏文彩，其傳奇，又多託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間，則別有藝文興起，卽以俚語著書，敘述故事，謂之「平話」，卽今所謂「白話小說」者是也。

然用白話作書者，實不始于宋。清光緒中，檄煌千佛洞之藏經始顯露，大抵運入英法中國亦拾其餘藏京師圖書館；書爲宋初所藏，多佛經，而內有俗文體之故事數種，蓋唐末五代人鈔，如唐太宗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則在倫敦博物館，伍員入吳故事則在中國某氏，惜未能目覩，無以知其與後來小說之關係。以意度之，則俗文之興、當由二端，一爲娛心，一爲勸善，而尤以勸善爲大宗，故上列諸書，多關懲勸，京師圖書館所藏，亦尙有俗文維摩法華等經及釋迦八相成道記目連入地獄故事也。

唐太宗入冥記首尾並闕，中間僅存，蓋記太宗殺建成元吉、生魂被勸事者；諱其本朝之過，始盛于宋，此雖關涉太宗，故當仍爲唐人之作也，文略如下：

……判官懷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來者到廳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

宋有梁公九諫一卷（在士禮居叢書中），文亦朴陋如前記，書敘武后廢太子爲廬陵王，而欲傳位於姪武三思，經狄仁傑極諫者九，武后始感悟，召還復立爲太子。卷首有范仲淹唐相梁公碑文，乃貶守番禺時作，則書出當在明道二年（○三三二）以後矣。

則天睡至三更，又得一夢，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忽然驚覺。來日受朝，問諸大臣，其夢如何？狄相奏曰，「臣聞此夢，於國不祥。陛下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蓋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旋被打將，失其所主。今太子廕陵王貶房州千里，是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遂感此夢。臣願東宮位之，速立廕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然據現存宋人通俗小說觀之，則與唐末之主勸懲者稍殊，而實出於雜劇中之「說話」。說話者，謂口說古今驚聽之事，蓋唐時亦已有之，段成式西陽雜俎（續集四貶誤篇）有云，「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鵲」字，上聲。……」李商隱驕兒詩（集一）亦云，「或詭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當時已有說三國故事者，然未詳。宋都汴，民物康阜，游樂之事甚多，市井間有雜伎藝，其中有「說話」，執此業者曰「說話人」。說話人又有專家，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五）嘗舉其目，曰小說，曰合生，曰說禪話，曰說三分，曰說五代史。南渡以後，此風未改，據吳自牧（夢梁錄二十）所記載則有四科如下；說話者，謂之舌辨，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

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扞棒發跡變態之事……談論古今，知水之流。

「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講」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又有「說禪經」者。……

「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

「合生」，與起今隨今相似，各占一事也。

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述臨安盛事，亦謂說話有四家，曰小說，曰說經說參，曰說史，曰合生，而分小說為三類，即「一者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拳捉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是也。

周密之書（武林衛事六），敘四科又略異，曰演史，曰說經譯經，曰小說，曰說譯話，無合生；且謂小說有雄辯社（卷三），則其時說話人不惟各守家數，且有集會以磨鍊其技藝者矣。

說話之事，雖在說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底本以作憑依，是爲「話本」，夢梁錄（二十）影戲條下云，「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又小說講經史條下云，「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都城紀勝所說同，惟「捏合」作「提破」而已。是知講史之體，在歷敘史實而難以虛辭，小說之體，在說一故事而立知結局，今所存五代史平話及通俗小說殘本，蓋卽此二科話本之流，其體式正如此。

新編五代史平話者，講史之一，孟元老所謂「說五代史」之話本，此殆近之矣。其書梁唐晉漢周每代五卷，各以詩起，次入正文，又以詩終。惟梁史平話始于開闢，次略敘歷代興亡之事，立論頗奇，而亦雜以誕妄之因果說。

龍爭虎戰幾春秋，

五代梁唐晉漢周，

興廢風燈明滅裏，

易君變國若傳郵。

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共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與兵動衆，……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萬國平定。這黃帝做着個廝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弑君，篡拿了夏殷的天下。湯武不合做了這個樣子，後來周室衰微，諸侯強大，春秋之世二百四十年之間，臣弑其君的也有，子弑其父的也有。孔子聖人爲見三綱淪，九法斁，乘那直筆，做一卷書，喚做春秋，褒獎他善的，貶罰他惡的，故孟子道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只有漢高祖姓劉字季，他取秦始皇天下不用篡弑之謀，真個是：

手拿三尺龍泉劍，

奪却中原四百州。



劉季殺了項羽，立着國號曰漢，只因疑忌功臣，如韓信、彭越、陳豨之徒，皆不免族滅誅夷。這三個功臣抱屈腳冤，訴於天帝，天帝可恰見三個功臣無辜被戮，令他每三個托生做三個豪傑出來：韓信去曹家托生做着個曹操，彭越去孫家托生做着個孫權，陳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個劉備。這三個分了他的天下，……三國各有史，道是三國志是也。……

於是更自晉及唐，以至黃巢變亂，朱氏立國，其下卷今闕，必當訖於梁亡矣。全書敘述，繁簡頗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無發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狀以駢儷，證以詩歌，又雜諷詞，以博笑噱，如說黃巢下第，與朱溫等爲盜，將劫侯家莊馬評事時途中情景，即其例也：

……黃巢道，「若去劫他時，不消賢弟下手，咱有桑門劍一口，是天賜黃巢的，咱將劍一指，看他甚人，也抵敵不住。」道罷便去，行過一個高嶺，名做懸刀峯，自行了半個日頭，方得下嶺，好座高嶺——是：根盤地角，

頂接天涯，蒼蒼老檜拂長空，挺挺孤松侵碧漢，山雞共日雞齊鬪，天河與澗水接流，飛泉飄雨脚廉纖，怪石與雲頭相軋。怎見得高？

幾年擲下一樵夫，

至今未曾擲到底。

黃巢兄弟四人過了這座高嶺，望見那侯家莊。好座莊舍！但見：石巷閑雲，山連溪水，堤邊垂柳，弄風烏鳥拂溪橋，路畔閑花，映日叢叢遮野渡。

那四個兄弟望見莊舍遠不出五里田地，天色正晡，同入個樹林中禪了，待晚西却行到那馬家門首去。……

京本通俗小說不知本幾卷，今存卷十至十六，每卷一篇，曰碾玉觀音，曰善鬘，曰西山一窟鬼，曰志誠張主管，曰拗相公，曰錯斬崔甯，曰馮玉梅團圓等，每篇各具首尾，頃刻可了，與吳自牧所記正同。其取材多在近時，或採之他種說部，主在娛心，而雜以懲勸。體製則什九先以閒話或他事，後乃綴合，以入正文。如碾玉觀音因欲敘成安郡王游春，則輒舉春詞至十餘首：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未藏鴉，萼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颻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

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安府人，本身是

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游春，……

此種引首，與講史之先敘天地開闢者略異，大抵詩詞之外，亦用故實，或取相類，或取不同，而多爲時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忽而相牽，轉入本事，故敘述方始，而主意已明，耐得翁之所謂「提破」，吳自牧之所謂「捏合」，殆指此矣，凡其上半，謂之「得勝頭迴」，頭迴猶云前回，聽說話者多軍民，故冠以吉語曰得勝，非因進講宮中，因有此名也。至于文式，則與五代史平話之鋪敘瑣事處頗相似，然較詳。西山一窟鬼述吳秀才一爲鬼誘，至所遇無一非鬼，蓋本之鬼董（四）之樊生，而描寫委曲瑣細，則雖明清演義亦無以過之，如其記訂婚之始云：

……開學堂後，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子們來與它教訓，頗有些禮足。當日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吳教授看那人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

原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吳教授相提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那里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塘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犬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我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個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却沒這般頭腦。」婆子道：「這個『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計，帶一個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床樂器都會，又寫得算得，又是嘩嘩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教授却是不要也不？」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若這真個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里？」……

南宋亡，難劇消歇，說話遂不復行，然話本蓋頗有存者，後人目染，彷彿以爲

審，雖已非口談，而猶存囊體，小說者流有拍案驚奇醉醒石之屬，講史者流有列國演義隋唐演義之屬，惟世間于此二科，漸不復知所嚴別，遂俱以「小說」爲通名。